

蕉風

双月刊

4
6
0

BULANAN CHAO FOON

(Dua Bulan Sekali Sahaja)

九四年五、六月号

MEI / JUN 1994



渔唱 (68 × 68 cm) Busy Fishing

【砂胜越作者专辑】

黎明之前
许多探径的蛩音
与接通阴阳的光柱
把满山沉睡的魂灵
惊醒

不知起于何时的习惯
当清明时节
仍在旬日以内
倾家而出的孝子贤孙
都对同一张红历有了默契
大小牌号的无数汽车
赫然有了各自的乡属畛域
以浮躁的喇叭操着方言
车也成龙 人也成阵
往郊区的山头 蠕动

新绿掩映下的墓碑遗相
从惺忪中竭力辨认
黝黝黑暗中
惟恐误闯的人影
冷风晃着烛焰
不知谁打了个哈啾

三炷香后
三牲祭品都沾了轻灰
纸钱烈烈 黑蝶纷飞
纸扎的贵重品都火化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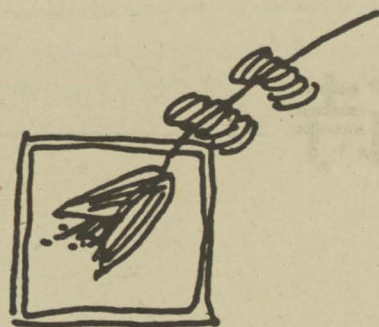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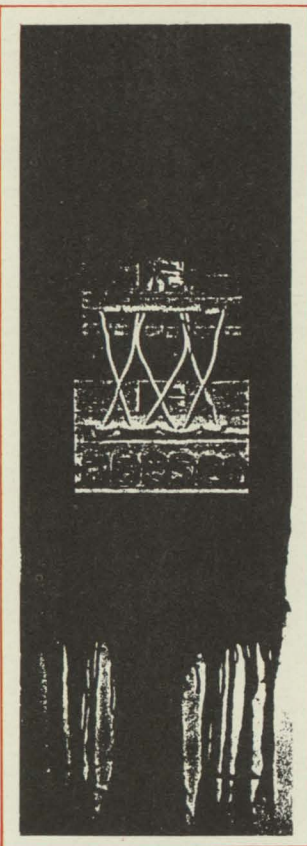
都市的清明

◎田思

那漫山黄白纸下的另一个世界
想必面临一年一度
严重的空气污染
还有太多超额入境的
通货膨胀

只有家长们的声声叮咛
有关祭礼的耳提面命
在孩童们啜着蚬壳时
使这山逐渐温热起来
28. 3. 93

注：古晋的华人社群，
都在近郊拥有不同乡属的义山。由于近年来城市发展迅速，人口及车辆大量增加，每值清明时节，许多市民都提前及赶早到义山扫墓，以避免在交通阻塞中受困。



犀鸟·文风



有一个早上突然被一声嘹亮、悠扬的鸟声叫醒。我一向住在树林边缘，听惯麻雀、八哥、火鸠、黄鹂、白头翁等等的短促酬唱。听到那么厚实的鸟鸣，我马上跑到庭院张望、寻找。那一定是我从来不曾见过的鸟。我很肯定地对太太说。一阵寂静后，那鸟又叫了一声。抬头望，果然是一只大鸟；它就站在邻家的屋脊，左右张望。

“是犀鸟！”我兴奋地说。太太也说，“是，是犀鸟！”我们一时间又沉静下来，深怕惊走那漂亮的飞禽。不一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犀鸟终于张开翅膀，大

声地叫了一声，就划过天空，向校园的巨树飞去了。

这一期的《砂胜越作者专辑》的作者们，正是来自犀鸟的故乡的文友。砂胜越的文风鼎盛，可以从近年来频频有砂胜越作者荣获我国的文学创作比赛大奖获得印证。我们彼此之间虽然缺少一点点见面的机缘，却常常在报刊上读到砂胜越作者的力作而留下深刻的印象。这一次组稿，获得诸作者的热烈与迅速反应，是从来没有那么顺利过的。谢谢大家。一座南中国海不应该是一层隔阂。希望以后会收到更多海那一边的文友的稿件。

话说那只犀鸟，后来又

飞掠过我家的庭院几个早晨。每一次它要来之前，我和太太都在猜它今天早上要停歇在巨树之巅，还是洋楼之顶。直到有一个早晨不再听见犀鸟的鸣叫，我不禁闷闷不乐地说：“它飞去哪里了呢？”我的同事马上问：“你是说那只鸟吗？”美丽的鸟，原来他也注意到了。

◎田思

* 姆禄山组诗

(一) 鹿洞蝙蝠 **

从烟囱式的崖顶洞穴
倏地升腾起一股袅袅的炊烟
那煮着落日的黑炉风门
纷纷扬扬地喷出点点的煤屑

山灵的盛宴开始了
仙女抛出款款的玄绸
细碎的声波如旋涡的密纹
圈出无数小精灵迅捷的圆舞

仰望的旅客都忘了背包的重量
欢呼和惊叹震撼着桥栏
回程处却出现另一队的向导
说前方树倒山泥又崩塌
攀援过断桥
许多旅客频频回首
乍见暮色苍茫中
几缕盘旋不绝的 SOS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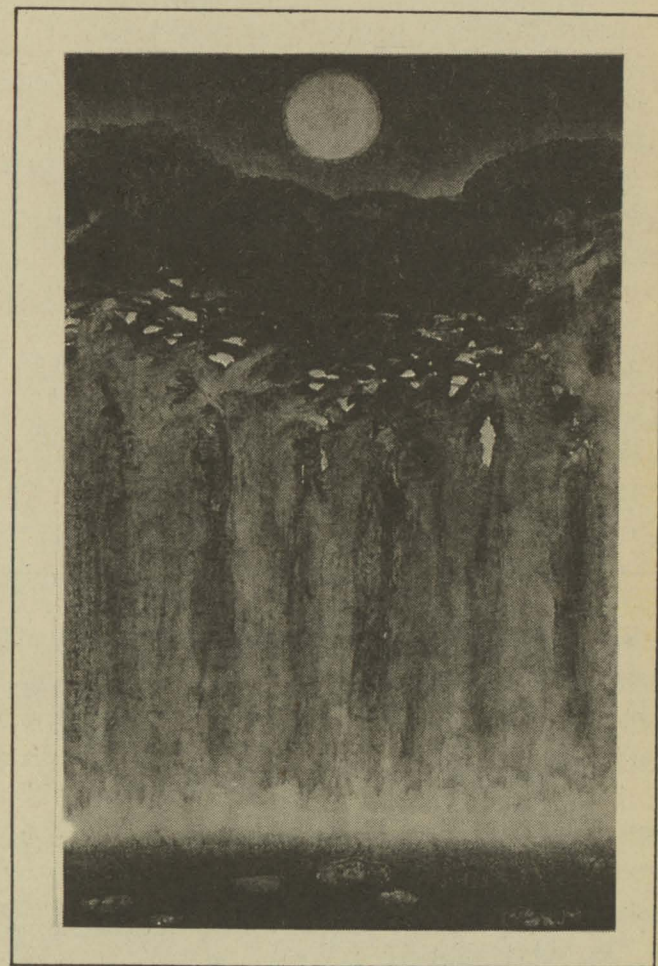
在嶙岩陡谷中
铺一条坚实的路
从不以夸张的哒哒声
告诉涉险的旅人
脚下有你的存在
你以指爪勒紧幽滑
引渡喘息和心跳
却在豁然开朗处
嘘出一道
无限风光

(二) 朗洞盐木桥

(三) 风洞钟乳石

波纹式的石灰岩
犹回荡着
亿万年前海浪的鼻音
根扎万仞崖壁
让多少世纪的风霜
雕成巍巍的前额
而自有涓涓流过肚腹
自有吐纳广宇浩气的山岚
律动心胸的脉搏
让亘古的绿意
凝成叠叠的苍翠
经过千百年的思索
滴下灵慧的结晶
挺立成天地间

—
柱
柱
纯
美



(四) 清水洞清水 ****

因为登得最高
所以才看得到最清的水
这水
可是从天上来
我们冒昧的趺音
可曾惊动仙女的裸浴

一位终身与字典打交道的
老教授
在水潭欢呼涉水
拨开宽大的单叶植物
在鲨齿旁摘一颗红果
他呀
可是采到当年的那颗童心

清水呵清水
流淌着大自然
遥遥的呼唤

(1993年 6月15日)



*姆禄山为砂朥越最著名的旅游胜地，位于美里省玛林瑙河上游，拥有世界上最长的山洞系统与天然隧道。其山洞总长度估计超过五百公里，已开放的有鹿洞、朗洞、风洞、清水洞等。另有最大的洞穴名为“砂朥越厅”，有二十个足球场那么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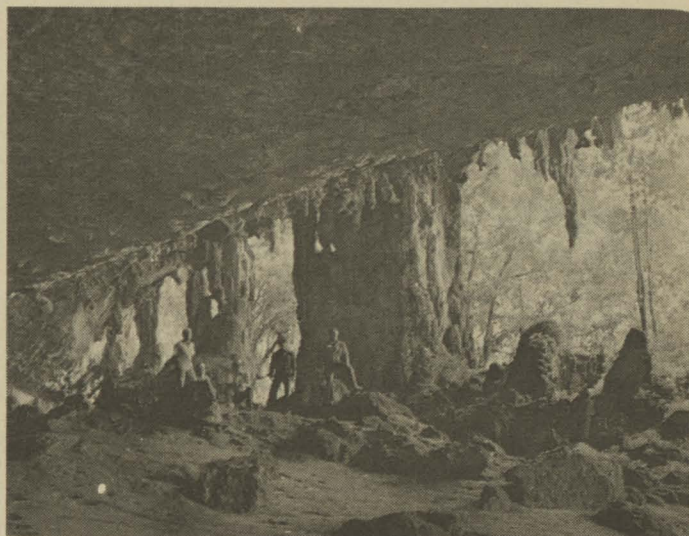
**鹿洞内栖息着数以百万计的蝙蝠。这类蝙蝠只有约三寸长。每到傍晚五、六点时分，蝙蝠成群结队地涌出洞口觅食，蔚为奇观。

*** SOS为国际通用的求救讯号。

****进入清水洞之前，要攀登约二百级的石阶，洞底有宽约十尺的小溪，可泛舟三公里。洞内有石笋曰少女石，并有罕见的单叶植物，洞壁钟乳石多呈鲨齿状。

尼亚石洞探足

◎蓝波



树的前身
躺成长长板桥
跷高架起
历史回归的引索

好奇蠕蠕驱进
有倦容喘息
擦身而过
他们读罢走过
我们正向历史翻阅

瞳孔的引索
一条沟的来时路
是一条溪的前身
一条河的曾经
前路 有铁门
赫然闸住 拒绝
犀鸟族求生的呐喊
旅客的带菌脚步
踩死钟乳的延生
燕的啁啾早绝
不远处有座百户长屋

一柱仅存蛀牙
撑开石洞残缺的唇
揭发隐蔽
架空的盐柴木柱

垂著落漠的长藤攀梯
空荡着湮远的血泪
燕窝已掏空
苔青
涂成洞墙的墨彩

他曾以独舟摆渡
溯河之源
寻觅一穴栖身
将生活史诗 抽象
在洞壁的日记上

我检拾起
一角残破瓷片
思维介在

清彩唐青的隙缝
骤然浮现
入山前
立在板桥迎迓的告示
**游客不准带走任何
生物动物和不动物**
洞崖边
有野生海棠
吟吟附在
岩石上

20.6.93

后记：
六月二十日与友人走
向尼亚石洞的感觉。

塞

◎梦羔子

上工拥挤
放工也拥挤
我的鼻孔也因拥挤受气而阻塞

明知一触即流血
还是不能不在市虎的齿缝间
在时钟的齿轮间蛇形
明知透不过气分分钟会送命
还是不能不在冷与热的讥讽里
在冷与热感冒的夹攻下
把自己的根伸展

摆得长长的市虎
像买不起风油流长长鼻涕的童年
多么羡慕的玩具呵
而今摆在路上已形成粗重的铁棒
几乎要把哪一个贪睡的部门
砸烂

手起刀落
交警也无奈地当起屠夫
杀了一头又一头
杀了一群又来一群
在多是非的交通圈在种不活交通灯
的地带

其实每天要面对多少处多少次
交通灯的眼色
红色是上司的怒眼避免惹上
黄色是冲不然金盾一下子就溜掉
放工时
红红绿绿成了孩子在门口等待
的糖果
成了父亲腰酸背痛伤风又感冒
苦口的药丸

93年10月

苦瓜

竹棚下
扎一个个像妈妈穿的纱笼
挂一个个引诱蜜蜂
像衔在妹妹嘴里
的奶瓶

不绝的蚊虫
代替家里弟妹烦人的哭声
家里抱弟弟拉屎
瓜苗下也有一堆堆鸡粪在发着
恶臭

每天
太阳从竹棚上施舍下来的银角
越来越少
每天卖菜单上的数字
像竹棚上的晨星越来越疏落
覆盖在头顶的清凉绿意
已汹涌成一片无际的愁海
浸在心头

当你举手
扯下悬挂在竹棚下纱笼里的答案
你另一个弟弟
也扯落了妈妈的纱笼来到这世界

从此夜里你常常发梦
梦见爸妈
是竹棚上一寸寸苦苦地爬行的苦瓜藤
梦见弟妹和自己
脚盘上绑着条小绳垂吊着粒小石头
裹在自己扎起来的纸纱笼里
童真尽失
愁眉苦脸地同是一条藤上的小苦瓜

93年10月

赶路的人
背着黄澄澄
像黄皮肤一样
逐渐叫黑夜给噬蚀的夕阳
回家

撑住天的
是黑暗底长楼
血缘混汇处
是我不归的终点

遥远天际那颗孤单晦暗的星
似我混浊的泪
你应知
我不快乐
都市的锁
总爱扣住我的欲念
也不知那一城那一市
是我留连的梦

你应知
我仍然如此
不
快乐
乐



月是失色的脸
山林是否依旧寂寞如昔
思念的时候
斟上一杯
浓浓酸酸涩涩的
故乡酒
拒
绝
乡
愁

宿醉后
梦回根须截截纵断
自生长的地方残酷地镶入

你如饥如渴的乡愁
太熟太熟的故乡土
太醇太醇的故乡水
太亲太亲的故乡人
呵
我太亲太亲的故乡人
土地正在受难
天空正在受伤
是谁愿意别离
是谁愿意活在思念里
是谁愿意拥抱无奈的乡愁

我在一片茫茫中
渡过寒冷冷的来路与去路
将哭泣锁成一串
冰冻了的泪
悄悄渗入
浓浓酸酸涩涩的故乡酒
一
口
饮
尽

31.5.92 民都鲁

浓浓酸酸涩涩的故乡酒

沈庆旺诗 5首

终于我发觉
寂寞是
挂在窗口上那层
薄薄的
月亮

谁想狩猎
就必须用时间的等待
轻轻
轻轻巧巧地
剥弃思念以外底那片
哀伤
寂寞才会有存在的
存在结构

啊
寂寞原是一首给祖先阴郁面孔协奏的挽歌

民族的魂魄
是默默默默

挺
立
在山峦在荒林的

一

柱

图

腾

一

柱

图

腾

那样孤单的
结构

从古早古早
叠生着苔菌
把伤痕结痂底斑斓掩饰成
沉重沉重的进化史
像土地的龟裂
渐渐地
渐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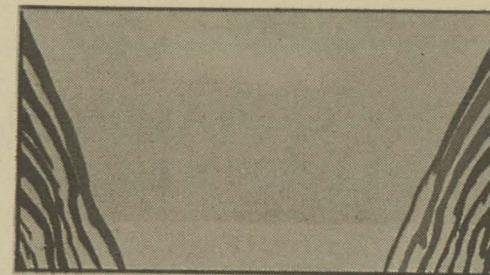


我蹲踞在那柱孤单顶端挖空心思

把族群龟裂成
乡野和都市的皱纹
在脸额上
深深地
以一朵刺青
薄薄地
永远永远漂浮在
没有性没有爱
荒芜的被抛弃被遗忘
被赤裸了的
坎坎坷坷的山林

再说谁是一些些残旧
土锅陶片梦幻的解梦人
是谁因此而为祖先掘坟
是谁因此而让历史考古
是谁因此而激怒了沉默的魂魄
是谁是谁
是谁因此而让荒野的孤魂
哀号

或许
当宁静消失或许
当纯朴湮灭或许
当原始绝迹或许
当山林消失或许



当乡土已没有乡土
我们将是谁
谁将是我们
而冰冷的时代
像一只都市的性感生物
总在引诱年壮的族人
交媾
之后
刺激成
没有乡愁没有图腾没有刺青没有开敞胸怀的
快感

我蹲踞在那柱孤单顶端挖空心思搁置明朝繁华的
瓮中
眺望一条崎岖回乡的轨迹
期待恣荡以后
背着苍白荒漠岁月的子孙
归来
即使把年青的躯体
典当在都市

3.6.92 民都鲁

搁置明朝繁华的瓮中

GAWAI ANTU 加威安都 (一)

燃起祖先心里的火
向尚未受孕即已
身许的
从未残杀即已
肩负族恨的子孙
传递
祖宗神圣的英灵
长屋山林的守护神
即将莅临盛会
赐予所有在场的子民
吉祥平安

随着长河扭转
错综的森林
扭转不了
时代的
隐隐

阵
痛
我手执的吹筒 (二)
我手执的吹筒
骤然根植成一座图腾 (三)
在虫啾爆裂的夜
唤醒沉醉的
幽灵

舞蹈之神 (四)
已投入
忘掉一切个体
裹入群体
只知道跳个不停
戳破黑夜耳膜的
嘶喊不为
交媾的欢乐不为
快感的爱抚
指尖交织在
酒精胶漆了的

无可拆释的
血缘
湍
动

一片片倒毙的树和
童年醉卧在
憩睡尿溺过的
长长长廊
骨骼间缝底今夜
酒后肌肤激情的节奏
在咽喉
绽开
山林已失色

啜泣满山年轮裸裎
躯干贯穿饥渴的民族
爱抚与残杀与交媾同属
一种兽欲
循蛮荒孕育的胴体
而来

祭坛上的小猪尚淌不尽 (五)
传统的血泪
戳开的胸腔穿越
所有族群
幽深幽深的性灵
那一朵用沉痛安抚的肝脏
可否将吉兆显现
可否将心愿满足
贫乏的子民已开化成
土地崩流的河
摆脱荒野
奔向繁华
可在今夜这河水酿就的一瓮瓮
一瓮瓮
酸涩的故乡酒已裹住你 (六)
窜流的心裹住
流浪惯的裹住
飘荡的游魂裹住
心中的欲念裹住

屋顶洒下的无尽
星星

原始不是落后
而是更接近本质啊
来吧
再递一壶浓浓酸酸涩涩的故乡酒
晃入那座长长长长的
屋廊晃入
胀裂的困惑
再尝一次
最后一次忘情的初夜 (七)
晃入诱惑欲火的醉
在这生命中不再重复的大节目
载酒载歌载舞
让古老的感性醉在
长廊最黝黯黝黯之
隅

走入节庆
走入噩梦
挖掘陈旧的伤口
痉挛在原生的凄叫
召唤人间残余的温情
从血脉湍动结实的肌肉中
将乐极的
将哀伤的
将迷惘的
将失落的
最后一次的
妄情
摄尽忧虑

摄尽伤疼
文明已混浊我们的血
民族的感觉已被同化
让我们最后一次
忘情地享有
传统幻灭的痛苦欢悦

枯竭的原始魂魄
即将层层
沉淀沉淀
沉淀在噩梦极端
一座屋
一座长长长长长长的屋
爆裂成烟花
散落散落
散落在现代的
星空

孟南休止的绝唱在夜底 (八)
搜寻他的古代在夜底
搜寻他的传统在夜底
搜寻他的哀伤在夜底
搜寻他的存在
在夜底
搜寻
他的
本质
而夜
竟
是
他

注：(一) 加威安都 Gawai Antu 乃伊班族传统中最盛大的祭典，是一种祭祖的大节日；排场极尽奢侈，以赢取邻近族人羡慕的眼光。依据伊班族古老的规矩，每座长屋至少十五至廿年内，必须办一次盛大的加威安都，把存在天地间的祖先灵魂送到极乐世界。可是因此祭典耗费巨大，所以许多长屋经历半世纪也没能力筹足款项庆祝，导致有些长屋的伊班族人，一生有时也不能逢上一次加威安都。

(二) 吹筒：伊班人之武器，俗称喷筒，是一挖通之圆木，可吹喷出有毒之箭矢。

(三) 图腾：伊班人之墓柱，高约二、三十尺，四周雕有精美之民族图案。

(四) 伊班文之 Antu Ajat (Ngajat) 是伊班人舞蹈之神。

(五) 伊班人巫师在祭典中常用小猪祭祀，祝福后，戮杀取其肝脏，由肝脏所显示的纹路预测长屋以后的运势、吉凶等。

(六) 酸涩的故乡酒
伊班族独特的自酿米酒，称为 **Tuak**。味道酸涩，易醉人。

(七) 见 (一)。

(八) 孟南：**Menang**

伊班族之巫师、乩童；主持各种祭典；同时也兼司土医之职。大部分的孟南都是父子相传，并经屋长及老一辈孟南亲自多方面考验和肯定其法力后才确定其地位。

血缘

伫立船首
抗拒风
满腔的世俗
如大地的血
顺江流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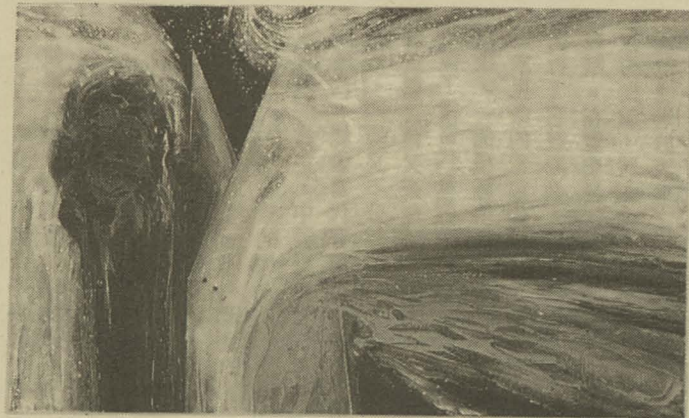
传统用槟榔剪
截断脐带和乡土的牵系
我遂蜕变成山林底弃儿
放逐在繁华的文明中
茁长

守候这个鬼节
像守候一次神迹
我这颗为血缘燃烧的心
借来一把风
借来一串失调的步伐
跃入凛冽冰冻的历史

沉溺的灵魂
是消化不掉的乡愁
我遵循的足迹
是褪色的习俗
而足迹已迷失在
历史

我背负历史的哭泣而来
一路哭诉下去
你们不懂
哭泣是原始的经验
因为你们不懂得
乡愁

9.92



◎谢永就

露珠儿

内心一片珠宝店
心外一片树林
在所有对生、互生以及轮生的翡翠盘里
碟里以及因缘里
把顽愚、深爱以及短短一生
情寄于此
字字，颗颗
珠玑

●
日暖争啄，不是因它
风和抢掇亦非自此
剔透的晶静里
密藏一些瑕疵是自然
现实枝枝叶叶身转背弃无可厚非……

●
你始终串记并且藏好
不管是雾重还是雾轻的年年晚晚
生生世世
从岁月的粉颈，呵不，是项背
环环绕绕垂到酥胸，呵不，是胸膛
一条珍贵的意念
珠子为水晶，不易刮伤
丝线是细水不会间断



历史

夜读历史，雨下在单薄的胸膛
 静静走进时间残存的暗巷
 躺在书页里的铅字、事件、人物、日期
 纷纷列队站立编定的秩序
 为一个重要的时代完成使命
 复以彻底的狂热掩饰惊栗
 一如武侠小说的布局
 令人振奋绝不出轨
 忠奸分明，善恶可辨
 预设的结果不容猜测、反思
 伟大的功绩，上帝的意愿
 时人膜拜后人景仰等等
 总赋予人们一种乡愁式的慰藉

夜读现实，雨下在千千万万屋脊
 静静注视图文并茂的报纸
 古晋独立广场人声嘈杂
 盛典彩排足以引发悲壮的情绪
 一如30年前，那天丰饶的景观
 然而人声嘈杂，隐晦地
 自历史累累堆叠的隙缝穿过
 于是，有人扶正深度老花眼镜
 在语意学的围墙上
 敲凿挖掘隐含的吊诡意义
 有人指正历史的偏差
 记忆被刻意歪曲背后的动机……
 犹如一场游戏引发疑虑

◎李笙

犹如一场游戏引发疑虑
 九一六还是八三一？
 万字票迷脑袋摇晃似先知的圣者
 数字配搭变化无穷，劳思费神
 一如社会学家为平反支颐独憔悴
 八三一还是九一六？
 历史自文字中还魂归来：
 砂胜越走在湿滑的十字路口
 英殖民地、多元政党风起云涌
 反帝反殖左倾，草木颤栗
 山河痉挛，布满弹孔的尸身，疑惑的眼神
 共产党虎视眈眈……
 似明未明的地图上
 等待为一个国家的诞生命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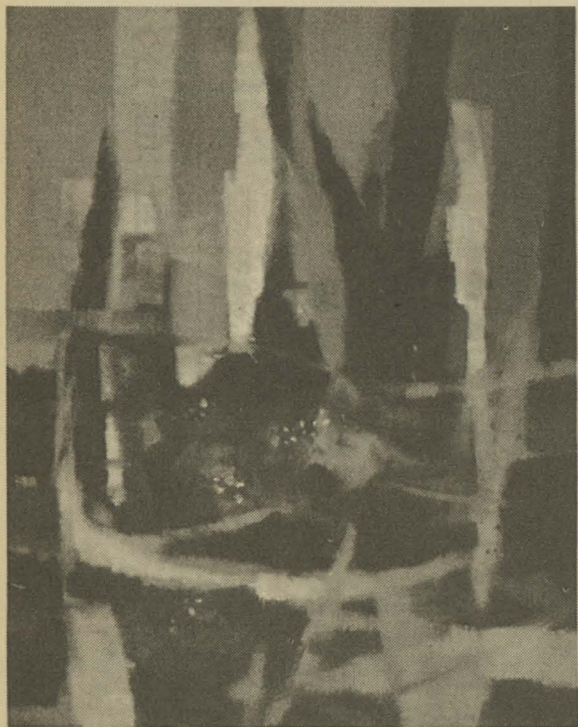
大不列颠国旗如残阳坠落时
 激昂呼声划破日月冲飞激雨……
 多么遥远而虚无的幻觉啊
 30年后，我是一名小小的书生，
 年龄未及30，性格柔弱缺乏野心
 除了握笔，读书
 躲在风雨吹打不到的昏闇角落
 摊开沉重书册紧压的双手
 充满宿命的皱折
 眼睛疲惫，读得懂历史却无法改动历史
 分辨得出愤懑与恐惧
 不公平与和平的欢愉
 不食人肉而食言的政客
 谎言，蹊足在堂皇的言之凿凿之间

走在砂胜越大街小巷
 所有的小小的我啊
 只希望拥有一个小小的梦想
 拥有一片晴朗的天空
 一则苹果般的爱情童话
 反正历史只不过是一堆已死的残骸
 虚构的故事、意识与幻觉
 生活，生活不是悲壮的体验
 凄厉的警车戒严的报纸
 处处危机的情节只适合在
 电影拨弄无聊的情绪
 至于尊严，大街小巷所有的小小的我
 上班打卡下班
 偶尔开一个无伤大雅的玩笑
 来一场不伤财政状况的小赌
 怡情的晚餐
 刚好容得两人絮絮的话语
 领薪时，感觉生活美满毫无缺憾



感觉多么遥远而虚无
 因反复挤压而臃肿的思维
 如浸泡在水中蛆虫的腐尸
 当闷起沉甸甸的史籍
 一切知识于是竞相倒戈
 使我猝不及防的灵魂
 迷失在伟大与诡谲的支点上
 摇摇欲坠，失焦的瞳孔
 充满不可索解的夜色——如果
 历史本身也可以闷起
 就没有史学家的存在
 先于史学家而存在的只是
 早已不存在死无对证的事件
 而先于事件的
 无非是先于语言的意念
 那些意念，在窗外的急雨中消失溃散
 则我苦心孤诣的叙述
 亦不可避免地

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日



◎房汉佳

白云深处

在砂朥越首府古晋市的东南面，大约四十英里外的地方，有一座欣欣向荣的市镇——西连镇。西连镇附近多山，白云经常围绕着山腰，覆盖着山顶。这苍山白云给西连镇增添了几许的宁静和风韵。

然而，西连镇毕竟是一个热闹的地方，那静静的群山也掩盖不住市区的喧嚷，只有在那层峦后面的白云深处，你才可以找到一个真正和平，宁静而又秀丽的小镇和村庄——打马庚。

打马庚离西连有八英里

的路程，沿途都是高山密林，幽篁处处。有时你会遇到成千上万的黄蝴蝶在路旁飞舞。打马庚镇和附近的乡村就是这样藏身在马印边境的山麓下，像是遁世的隐士一般，远离热闹的尘嚣。当我第一次到打马庚时，竟然没有发现掩映在疏林下和花木中的三排店屋，而和我有着相同经验的人还不在此数。

其实打马庚是一座历史悠久的市镇。在十九世纪中叶，当西婆罗洲华人建立的兰芳大总制自治邦的势力日趋式微时，荷兰殖民者即乘

机大施压力，逼使许多华人越境逃亡，到砂朥越来定居。这些华人在边境地区建立好些市镇，打马庚即是其中的一个。

打马庚地方的土质膏腴，物产丰阜，民风淳朴。到了一九二〇年代，移居打马庚的华人渐多，他们在这里从事商业和农业，过着和平安定的生活。后来，因为西连镇兴起，加上古晋通往西连的公路建成，交通方便，使到很多打马庚的华人也移居该地，本来设在打马庚镇的上砂朥县县公署，教会学

校，和其他机构也相继迁往西连镇，如此一来，打马庚的地位更大受影响。到了六十年代，因为土产落价，地方又发生动乱，迫使更多华人离开打马庚而到外地去谋生，从此打马庚镇和当地的华人社会就日益没落。到现在只有一半的商店还在勉强支撑，惨淡经营，其他的都关闭了。

一九八七年底，我被调职到打马庚，出任打马庚政府中学的下午班主任。打马庚中学是一间大型的学校，学生有两千多人，下午班也有近千位。寄宿生曾经一度多达一千六百多名，人数为全国之冠。由于这个地方的良好种族关系，和工作环境，加上强烈的使命感，使我婉谢调回家乡的献议而毅然留在这里工作下去。

打马庚是一个山明水秀的好地方，近处有青山翠谷，远处是重峦叠嶂；它最使人留恋的是当地的民情风俗。那条流经打马庚的砂朥河，把华人、马来人，和比达友人汇集在一起，使打马庚成为一个种族关系非常和谐，人民守望相助的和平之乡。砂朥河的左岸是马来甘榜，右岸是华人商店，店后是比达友人的村庄。每当夕阳西下的时候，各族的男女老少都到河里冲凉，小孩在那里玩水嬉戏，妇女也在那里浣洗衣裳。这河上的风光，

是一幅令人羡慕的快乐安宁景象。

打马庚的华人都是由西婆罗洲移居过来的客家人，因为各族关系密切，交往频繁，所以许多土著都会讲客家话，而且能够在集会上用流利的客语发言。以前打马庚华人兴办的联江学校，是当地唯一的学府，不少土著把他们的子女送到这间学校读书，所以这些土著也会讲纯正的华语。有一位马来族领袖每次见到我时都用华语和我交谈。

打马庚地方的各族人民之间，有着非常良好的传统，每逢其他民族有节庆时，都像是自己的节庆一样地欢度，不但登门拜访，而且欢谈饮宴，过得非常开心，仿佛是一家人。在这里，异族通婚是很普遍的事，所以种族关系格外亲切。有一次，一批匪徒打算到打马庚巴刹打劫华人的商店，比达友族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立即派来数十位荷枪实弹的青年，驻守在巴刹的各个角落以保护华人，使歹徒闻风丧胆。

打马庚的华人虽然以经商为主，但是他们之中，也有亦商亦农的。土著民族则几乎全是以种植稻米，杂粮，水果，可可和胡椒为生，间亦饲养牲畜。所以，当土产跌价时，地方上的经济便受到严重的打击。因为家庭贫穷，许多学生都是身上不

名一文，而需要学校给予特别津贴。

打马庚政府中学坐落在两座山头上。校园里繁花似锦，道路两旁乔木参天，一片苍翠。山坡下的池塘掩映在绿树林间，使校园景色更加秀丽，充满钟灵毓秀之气。平日上课时，校园弦歌不绝；在课余时间，到处可以看见学生在运动，老师们也往往参与其间，使整座校园到处洋溢着欢乐的气氛。只有在假期里，当住宿的学生都回家去了，校园就变得空荡荡的，周围只有嚶嚶的鸟鸣，显得十分寂静。

打马庚政府中学是方圆数十里内的唯一中学。学生多来自非常偏僻和边远的乡村，无法通车，所以寄宿生就特别多。这一带地方，是砂朥越境内文化教育非常落后的地区，家长多是文盲，小学生的考试及格率平均只有十多巴仙。这种情形使打马庚中学的教师产生一种强烈的使命感，他们把提升学生的学业成绩当作是一种挑战。因为打马庚政府中学僻处山中，教师们也住宿在学校，所以他们不论白天晚上都到学校工作，督促学生自修，批改学生作业，准备教学计划。师生之间的关系密切，而且形成一种独特的学校文化。

学生的家长虽然多不识字，不过，他们对子女的教育

育却很关心。每年举行家教协会会议时，他们都非常热心，放下在田里的工作，不辞劳苦地跋涉长途出席会议。每次开会，人数总有七八百人。会后，他们还自动组成小组，义务为学校改善设施，筹募款项协助贫穷学子。在教师，家长，和学生三方面的合作努力下，每年初中和高中的会考及格率都高达七八十巴仙，学校也因此而获得教育部的嘉奖。

打马庚的各族人民对老师都十分尊敬。教师之间也很和气与合作。他们之中，有许多是我过去的同事或门生，所以相处得很好。至于那些乡村学生，都是朴素和纯洁的少年，对老师非常有礼。这种学校环境，使教师深觉愉快而认真教学。

我在教学之余，就是读书写作，有时也应邀出去演讲，后来还兴致勃勃地和朋友去收集与研究古币，生活过得非常写意。

我很喜欢打马庚的山川景色。打马庚政府中学的四周，都是起伏的山峦。这些静静的群山，却使这一带地方的景色千变万化。早晨，当旭日初升时，远近的山峦会随着日影的高低与强弱而呈现不同的颜色；在晴空万里的时候，它们又是那么苍翠可喜；而在烟雨蒙蒙的时刻，它们却倏然失去踪影；在多云的日子里，山腰时时



飘过棉絮般的轻云，这种山抹微云的景色，使群山更见妩媚。然而，我最喜欢观赏的是夕阳下的山景。那艳丽的夕阳使远近的山峦瞬息万变。在夕阳影里，近处的山岗是嫩绿的；稍远的峰峦则呈现一片蔚蓝，更远的山头，却只有淡淡的一抹浅蓝的影子。在这重峦叠嶂的地方，当夕阳西下的时候，你就能真正领略到夕阳山外山的那种景色和有余不尽的感觉，而体会到龚自珍的“吟到夕阳山外山，古今谁免余情绕”诗句原是触景生情的佳构。当夕阳落下山以后，湛蓝的天幕显得明亮而高，仿佛真要离开人间而去。这蓝空伸展到渺远的天边，而没人黛色的群山外。转瞬之间天空便布满绚丽的彩霞。这晚霞渐渐由金光灿烂转为淡

黄，再变为暗紫，最后在苍茫的暮霭中失去影子。那静静的群山也只剩下模糊的轮廓，似乎已恬然进入梦乡，要等待明天的朝阳把它们唤醒。

愉快的时光特别容易度过，一转眼我已在打马庚中学任教了四年。在我离开之前两天，打马庚镇上的乡亲父老特别设宴为我送行。学校当局在校长带领下更隆重其事地成立了专门小组，以筹备一个盛大的惜别会。在举行惜别会的晚上，全体教职员都出席了在办公厅设的丰富晚宴，然后大家都到大礼堂去参加多姿多彩的惜别晚会。在晚会上，全体师生都尽情地唱歌，跳舞，和朗诵赠别诗。校工，厨师，和食堂的小贩也都登台演唱，盛情可感。校长，副校长，

学生事务主任和我都被学生邀到台上跳比达友族土风舞，场面非常热闹，大家乐也融融。副校长为了惜别而特地苦练了一首曲子，为我歌一曲，使我十分感动。我以前在师范学院的四个比达友族学生组成一个乐队伴奏，另一位比达友族学生特别演唱了一首非常动听的华语歌曲送别老师。这些门生，现在都是打马庚中学的好老师。最后，学生合唱团以华语，英语和国语几种语言唱了一首十分感人的别离歌，作为晚会的结束。

最感人的惜别场面是翌日上午的集会和送行。校长在集会上作了很长的讲话，给我很多的赞誉，而且还做了一首他自称为“英文班顿”的诗，在会上朗诵，作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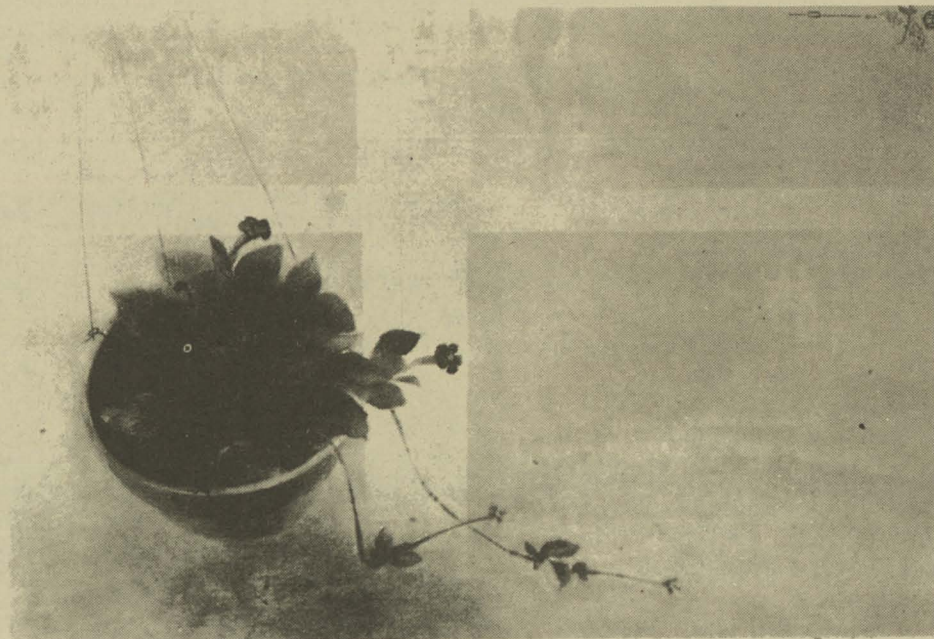
赠别。学生团体的代表们更给了我许多的称赞，还分别赠送了很多纪念品。我在最后受邀讲话时，作了一次最长的发言，给这些尽忠职守的教师和天真质朴，令人喜欢的乡村学生以最大的激励和勸勉。

当我和大家握别以后，步向我的车子时，才发现它不知什么时候被打扮成花车一般，车身系上彩带和彩球，后窗镜内还贴上“再见，亲爱的老师”一幅大字。我登上车子，由四位女生在前开路，四位男生在后护送，顺着斜坡，“缓车当步”，徐徐驶离校园。这时，全校的师生都在道路的两旁列队相送。队伍像长龙一般一直排到校园外的大路上，接下去还有附近的居民，他们也

来送行。我在车内忙着向道路两旁的师生挥手作别，许多学生采了鲜花抛到车上。到了最后，学生不再排队了，他们一拥而上，到车旁来握手，使车子再也无法移动，结果要劳动学生领袖来解围。

离开这山青水绿的打马庚，离开这处处有茂林修竹的田园，心中有一种说不出的依恋，一种莫名的怅惘。当我抵达西连镇，回望刚才走过的道路，它却已淹没在绿色的林海中。远处的苍山和白云依然是那样悠闲自在，就好像四年前我初次见到的一般。但是，我已经在那白云深处的乡土度过了四年的时光。

*



刘浩又回到石隆门，为了祭拜两位生前与他亲如兄弟的难友。他在码头雇了一只小船，由马来人划着，直往砂胜越河下游而去。到了那个多次出现在他梦中的渡口，他叫马来人停船。当年就是在这里，他的两位好友被杀害，他侥幸逃出生天，不过也受了伤。幸好伤势不重，他躲在荒草丛中，一动也不敢动，追杀他们的那些人四处找他，都没有找到。他一直躲到那些人离去，才从草丛中钻出来。

那时候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只觉得天地悠悠，不知何去何从。回头找寻两位好友的遗体，见他们回天乏术，只得将他们先背到一个小山坡上。他用巴朗刀挖土，挖成两个墓穴，分别安葬两具尸体。

在那荒山野地里，他精疲力尽，想起两位好友从此与他阴阳相隔，不禁悲从中来，号啕大哭。

他和黄强、蔡进三人都出生在那遥远的故国，只因家乡战祸连年，民不聊生，才不得不离乡背井，飘洋过海，先在婆罗洲西部的三发落足，做了开采金矿的矿工。

那时候，三发的客家人势力雄厚，组成三条沟公司，以开采金矿为主要的业务，大家同心合力，有福共享，有难同当。

刘浩、黄强、蔡进三人都曾经历苦难，如今在三发刚刚能够安居乐业，却因三条沟与万劳律的大港公司不和，虽然都是客家人，却是水火不相容，弄得自相残杀。

于是在刘善邦的率领之下，为数三千同属三条沟公司的男女老幼仓皇逃出三发

。他们餐风饮露，行色匆匆，终于越过分水岭，进入砂胜越的地界。

当时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砂胜越他们会干回老本行。他们选择石隆门，因为该地原先就有一些客家人。自从抵步之后，刘浩每天都和黄强、蔡进一起，用最简单的工具，开水塘，挖沟，引入砂胜越河的河水以冲洗矿土，让金沙沉淀沟底以便收集。

不久成立了十二公司，大家都是公司的人，由公司分派工作，公司出售黄金所得的利润人人得以分享。公司的首领也由众人选出，如领袖当中有人行为不检，众人可以在开会时将他罢免。

想到十二公司当年那种风风光光的景况，刘浩好不怀念。虽然事隔多年，他好像还能看到那些首领一个个

英姿飒爽，意气风发。公司的旗帜每天都在旗杆上迎风飘扬。人们使用的也都是公司发出的钱钞和铜币。那时候他和他的两位好友无论走到哪里，都可以昂首阔步。他们同住一间屋子，同吃一锅饭，直到公司将他们分开为止。

黄强被公司派往烧炭岗。那儿也发现金矿，需要人手。不久，蔡进被派往短廊参加铤矿的开采工作。只有刘浩留在石隆门。

二

在古晋，白人拉者召见首席行政官。那王宫就在河边，对岸是巴刹，有一些福建人和潮州人开店做生意。对这些华人，拉者一向没什么好感，只是不能没有他们。照他以往的经验，至少古晋的福建人和潮州人比石隆门的客家人听话，肯与拉者合作。

政府的行政公署设在巴刹附近，首席行政官要想晋见拉者，必须乘舢舨渡过砂胜越河。今天河水流得特别急，所以舢舨必须斜着往上划，到了河中央，虽然马来船夫奋力打桨，舢舨到达对岸时，被水冲到王宫码头下游，船夫还要划上几划，才能靠岸。

船上除了首席行政官之外，还有两个锡克人卫兵。他们留在船上，行政官独自上岸，这时早有拉者的侍从

在等着他。

“拉者找我谈什么事？”行政官一边走一边问那侍从。大家都是英国人，在这个小小的国度里，也没什么事值得互相隐瞒。

“还是上回谈过的那件事。”

“石隆门？”

那侍从点点头。

行政官不再说什么，与那侍从径自走入王宫。以气派来说，它更像私人住宅，而不像王宫。行政官初来上任的时候，就曾提议将王宫加以改建，使它名符其实，无奈国库空虚，谈了几次都是空谈。

拉者的办事处倒是相当宽敞，通风，而且光线充足。拉者的气色也很好，看来有王者之相。见了行政官，他就跟以往一样，走过来亲切的跟行政官握手。

“家里的人都好吗？”拉者问。

“太太一直吵着要回祖家呢，真是麻烦。”

拉者听了大笑。“你们来了都快两年了，她还不能适应这里的生活，这太讲不过去了吧。”

“是啊，我也是这样跟她说。但是没办法……”

“你去告诉她，拉者来这里整整十六年，都不嫌这地方落后，你叫她老实点。”

“我说过了，她就是不听。”

“那你就让她回去吧。”
“不行啊，我可过不惯单身汉的生活。”

“怎么我又过得惯？”

论年纪，行政官比拉者大十几岁。拉者今年最多四十岁，一直没结婚。在行政官的心目中，此人是个理想主义者。他宁可在这远离故国的婆罗洲岛上开疆拓土，划地为王，也不愿回去英国做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

“年轻人，有志气！”这是行政官对拉者的评语。

他与拉者每次见面都是无所不谈，两人亲如兄弟，所以当拉者反问行政官“怎么我又过得惯”的时候，他其实只是随便说说，完全没有责备对方失言的意思。

“今天让你来，要想跟你研究一下怎样对付石隆门的那帮野蛮人。”拉者说着，自己先坐下，并挥手叫行政官也坐下。

三

鸦片，对石隆门的客家人矿工来说，并不是什么新奇的东西。烟馆、赌馆和酒馆是人们工余常到之处。

刘浩有时跟朋友也到酒馆喝上一杯，不过他并不赌钱，也不抽鸦片。黄强说：“你还年轻，气血旺，生活再苦，你也还顶得住。”

真的，矿工生活的确很苦。工作时间很长，风吹日晒雨淋，尽管身强力壮，做完一天也不免腰酸背痛。

◎顺子

天地悠悠



还有，在石隆门的华人当中，男人与女人的比例几乎是十比一。除了很幸运的几个人之外，个个都是光棍。每天做完工作回到家里，总是冷冷清清的，饿了没人煮饭，衣服破了没人补，最凄凉的还是那狂风暴雨之夜，单身汉子难耐寂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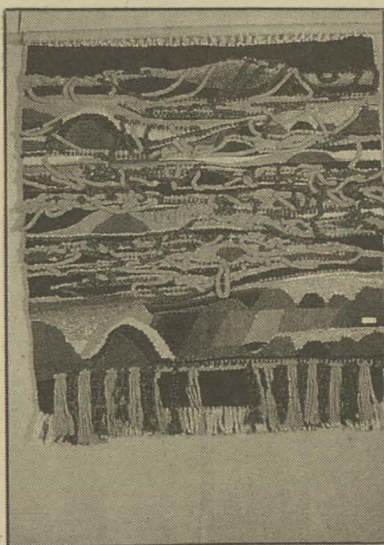
抽鸦片的人就不同了。刘浩听人说，抽上一口，身子就轻飘飘的，什么苦都没有了。有时仿佛还回到故乡，见到阔别多年的爹和娘。有时甚至见到梦里的美娇娘，于是情不自禁就哼起山歌来：“娥眉月仔弯又弯，哥想妹呀想断肠，不知阿妹几时来，哥与妹呀共张床。”

至于鸦片的来源，刘浩知道那是公司派人翻山越岭到三发买了带回来的。三发是他们的发祥地，他们忘不了三发。还有山口洋，还有坤甸，对他们来说，可比古晋更加接近，虽然路途更加遥远。他们在石隆门开采到的黄金，也都运往西婆罗洲出售。古晋算得了什么，在石隆门矿工的眼里，十个古晋还比不上一个三发。

不过最近情形有了变化。十二公司的统领将刘浩叫去。在公司屋里，统领对刘浩说：“我们刚刚接到古晋寄来的一封信。那是首席执行官写的，语气十分强硬。”

“信上怎么说？”
在公司屋里，人人平等

，这是一开始就定下来的老规矩。统领和副统领都是大家选出来的，他们与普通矿工不同之处是他们略通文墨，做事果断，高瞻远瞩，能顾全大局，所以由他们做统领，大家都很放心。而且当初也曾约定，做统领不是一生一世的事，谁做得不好，在开会的时候，众人可以另



选新人代替。因为这样，刘浩跟统领谈话时不觉得拘束。

“他代表红毛拉者，要求我们即刻停止走私鸦片。”统领说。

“什么叫走私？”

“就是说我们没有得到他们的批准就派人到三发买鸦片，使他们无法抽税。”

“我们跟他们井水不犯河水，凭什么要我们缴税。”

“说得对，我们一向自己管自己，又没有侵犯他们，哪容得他们这样踩到我们的头上来。”停了一停，统领又接下去，“他们不但不准我们再买三发鸦片，还订下份额，要我们每个月派人到古晋去接受，那份额订得很高，这里的人根本抽不了那么多。”

“简直欺人太甚！”

“我跟副统领商量过，决定不理他们，不买他们的鸦片，也不向他们缴税，我看他们一定会不服气，所以我想派你到古晋去一趟，替公司打探消息，一有什么风吹草动，就回来向我们报告。”

四

刘浩来到小土丘上，看到荒草萋萋，一棵枯树傲然独立，树上不知什么时候飞来一只乌鸦，“呱呱”的叫了两声。

刘浩在树下找到枯枝，挥打树身，谁知老鸦对他不理不睬，他气起来，将枯枝折断，取一截掷向乌鸦，乌鸦才拍打着黑色翅膀，向河边飞去。

赶走了乌鸦，他即刻抽出巴朗刀斩草。他认得出当年埋葬好友的地方在那里，而且他也留下记号，如今那作为标志的两根木棍仍在，但好友的遗体恐怕早已化为黄泥，最多只剩骨殖而已。想到这里，刘浩禁不住长叹

一声。

他将带来的祭品摆好。点上火，先拜天公，再拜地母，然后将神锭烧了。他在两位好友的坟前跪下，看着插在地上的一对红烛，他举香拜了几拜，然后在杯子里斟上白酒。

他叫着好友的名字，心中默默祷告：“当年形势所迫，未能好好将你们安葬，请你们不能见怪。小弟在此发誓，总有一天会亲自运来棺木，将你们的骨殖取出，重新安置你们。到时候，只要能力做得到，一定请和尚来为你们念经，超渡你们的亡魂，使你们不致变做野鬼，四处飘泊而不得安宁。”

祭拜完毕，烧过纸钱，纸钱化为灰烬，微风吹过，有几片被风吹得飞了起来。这使刘浩甚感安慰。这等于告诉他，两位好友的鬼魂已经来过，并且收下了纸钱。

在归途中，马来人吃力的将小船往上游划去。刘浩低头坐在船中，想起当年在接到公司统领的指示之后，因为从不曾到过古晋，所以特别要求加派黄强作伴。黄强为人谨慎可靠，到了陌生环境，彼此有个照应。统领当即点头，并且指示刘浩找到黄强之后，两人即刻动身。

五

他们在古晋住了三天。白天，他们到处游荡，几乎走遍了古晋的每一个角落，

甚至连对面港也去过。晚上，他们投宿在客栈中。客栈老板是福建人，对他们并不友善。

“你们不好好的住在石隆门，到古晋来干什么？”老板用福建话问他们。

这也是多余的，因为他们两个都不会讲福建话。老板见他们对自己不理不睬，心中更是生气，但也无可奈何。

老板自己并不在客栈里过夜，通常不到八点他就回去，留下杂役阿勤叔替他看守客栈。还是黄强细心，他发现阿勤叔虽然是福建人，却会讲客家话。

“我过番的时候，船上有客家人，我跟他们学了几句。”阿勤叔说，“到了石叻坡（即新加坡），我无亲无戚，只好在政府的收容所先住下来，后来有人介绍我到砂撈越，就这样我来到古晋。”

“可是你的客家话讲得很好。”黄强说。

“这是因为你们石隆门客家人每次到古晋来，都住我们这家客栈，有时我瞒住老板，偷偷用客家话跟他们交谈，渐渐的就讲得跟客家人一样好。”

“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是不是老板不准你跟我们一起谈？”

“是啊！”阿勤叔叹一口气，“我想你们自己也看

得出，古晋是福建人和潮州人的天下，他们都从唐山乘船经过石叻坡来到这里，不像你们，听说你们是从三发逃难过来的，对不对？”

黄强点点头。这时，刘浩冲了凉出来，只穿抽索裤，打赤膊，露出结实的胸肌。他用一块蓝布浴巾擦干背上的水珠，见黄强和阿勤叔谈得起劲，也就坐下来。

“那天我们特意到剃头店去剃头，那个剃头师傅告诉我们他也是客家人，可见这里不是没有客家人。”刘浩说。

“兄弟，你要是相信我，你就别去惹那个人。”阿勤叔说。

“为什么？”

“他是警察的耳目，”阿勤叔压低声音，“这里人人都知道这件事。你们有什么秘密，千万别告诉他。他每次听到什么风吹草动，就即刻到警察局报告，害过不少人。”

“岂有此理！”刘浩生气地说，“这还算是客家人吗？我们客家人最恨的就是这种出卖自己人的人。”

“他哪里是客家人？他只当你们是傻瓜，所以才用这种计谋骗你们上当。”

“阿勤叔，你放心，”黄强插进来，“其实我们也没跟他谈过什么，只是问问古晋的风土人情而已。”

六

十二公司的副统领将这个月的账结了，然后带着账簿到公司屋见统领。

“大哥，这个月所得的黄金总共七斤十四两。”他摊开账簿给统领看。

“比上个月又多了一些。”统领面带微笑。

“这是大家的功劳，加上天气又好，所以各地缴来的黄金都有所增加。”

每当谈到各地矿场的黄金产量有所提高的时候，他们就情不自禁的眉飞色舞。他们都是中年人，带领着这一群刻苦耐劳的矿工在这一带开矿，目的是为了让大家安居乐业。

“这次你打算派什么人携带这批黄金到坤甸去？”

“我看还是派上回的那三个人，他们最靠得住。”

统领点头表示同意。最近，他们一直将黄金卖给坤甸的客家人，虽然古晋有人跟他们接头，但他们一次都不曾跟古晋的人有过交易。为了这件事，听说白人拉者大发脾气，认为石隆门的这些家伙太过目中无人。

“刘浩和黄强回来了，你知道吗？”统领问。

副统领摇摇头。“他们打探到一些什么消息？”

“他们倒是很能干，只去了三天就将古晋的底细摸得清清楚楚。”

副统领心想，那也没什么，整个古晋总共不过四五



十间店铺，多看上几眼，也就什么都看到了。在副统领的心目中，石隆门才是真正繁荣的地方。至少这里出产黄金，古晋别说没有黄金，就连铁器都不会比石隆门多。若是讲钱，恐怕也还是石隆门人荷包里的钱比较多。

“他们说那边的福建人和潮州人都看不起我们客家人。”

“他们不是看不起我们，他们是见到我们有钱才对我们眼红。”副统领说。

“我曾吩咐他们多多留意白人拉者的兵马怎样布防，他们说他们在古晋住了三天，只看见一些马来警察和西排（即锡克人）警察，一个兵也没看见。”

“不会吧？白人拉者如果兵马不足，谅他也不敢写信来给我们，强迫我们按照他订下的数额缴交鸦片烟税。”

“兄弟，”统领目不转睛的看着他的副手，“不是猛龙不过江，对这个人，我们还是要多多提防。”

“我就是不明白，我们

跟他井水不犯河水，他管他的古晋，我们管我们的石隆门，双方楚河汉界不好吗？他的势力又不比我们强，干嘛非要我们向他低头不可？”

“他要我们低头，我们就偏偏不低头。”

“必要的时候，我们给他一点颜色看看，也好让他知道一下我们的厉害。”

“我正有这个意思。”

公司屋是人人可以自由进出的。这时候一个年轻汉子闯了进来。

“阿富，什么事？”统领问来人。

“报告统领、副统领，扁头三畏罪逃走，我们到他屋里去了几次，都找他不到，听说是逃到古晋去了。”

这扁头三是自己人，犯的是通奸之罪，按照公司订下的条文，必须处以死刑，所以统领派人去捉他，要将他五花大绑，然后押到旗杆下，让他对着公司的大旗提出申诉，如果理由不足，就即刻斩下脑袋以示众。

“兄弟，”统领转头对副统领说，“我看这是个机会。我们就拿这件事去跟古晋办交涉。你即刻用公司的名义写一封信给那个白人拉者，限他十天之内将我们的逃犯扁头三送回石隆门来。”

“这是个好计策！”副统领拍着大腿说，“他做初一，我们做十五，看看到底是谁怕谁？”

七

统领是众人选出来的，只要为人公正，就能得到大家的尊敬。副统领是他的军师。对副统领，大家的期望比较高。在大家的心目中，只有足智多谋的人才能担此重任。

在策谋起事的过程中，他频频告诫各地的矿工，对此事千万守口如瓶，不可走漏风声。在那段日子里，公司发出禁令，不准任何矿工私自前往古晋。同时也加强戒备，任何矿工如发现陌生人出现在他们当中，必须即刻举报，以防奸细混进来。

不久就是八月中秋。在客家人眼中，一年中有三个大节，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农历新年，其次是端午和中秋。

照公司订下的规矩，每当有什么节日，必定提前一天大事庆祝。何况是中秋？中秋太重要了，拜月光，吃月饼，一点都马虎不得。所以八月十四这一天，各地猪屠一口气杀了几条猪，使到人人都有肉吃。

为了让大家回去好好吃一顿，各地矿场都提早收工。那些荷包里有钱的人都到屠户那儿割了猪肉，又向卖菜的人买了蔬菜水果。就连做豆腐的人这一天也做了比平常多一倍的豆腐。不吃酿豆腐，又怎能算是过节？

那些有家眷的矿工平时

圆人不圆，有什么办法呢？只好借酒消愁。听说古时候有一个叫李白的人举杯与明月对饮，那也不错，来，干一杯！

喝醉了，都喝醉了。更深漏尽，人人倒头便睡。第二天是正日，大家都睡到日出三竿，反正这一天不必开工。

睡醒后，三人结伴再到街市上去。这次约好不再喝酒。除了酒铺里人潮汹涌之外，赌馆里也是一早就挤得水泄不通。人们赌番摊，赌得大呼小叫，连楼板都差点让他们吵得塌下来。这三个人一时手痒，也就挤到人堆中去。

他们看见赌客们一个个都红了眼，赢钱的看去好像一下子都变成王爺，呼朋引类打算到酒铺里去再谋一醉。输钱的个个垂头丧气，骂爹骂娘，才骂得两句，就被人赶出赌馆。

蔡进输掉了十个铜板，不赌了。到底是有家有室的人，比光棍们稳重得多。刘浩和黄强也是有输没赢。他们还想赌下去，却被蔡进硬拉出来。

“他娘的，今天真邪门！”刘浩一路走一路还在骂，“老子押三他开四，押四他开三，害老子的钱都让庄家吃了，真不服气！”

“我还不是一样。我一连三铺都押一，没一铺开一

让自己的女人在屋后养些鸡鸭，如今杀鸡宰鸭，晚上那一餐也就更加丰富，一家大小吃得满嘴是油。民以食为天，对他们来说，有的吃就是福气。拼生拼死为什么？还不是为了享受那一口安乐茶饭。人生啊，说起来就那么简单。

过去，他们饱经忧患，颠沛流离，也没有谁同情过他们。总算皇天有眼，给了他们一个落脚的地方，他们怎能不好好珍惜？

只是他们未必个个都满足于现状。首先，工作实在很苦。为了生活，再苦也得挨下去。通常他们会说：“别叹气，眨眨眼就混过去了，看开一点吧，看开一点。”

撇开工作不说，最令他们难受的是生活中少了女人，没有女人，想传宗接代都不行。在刘浩、黄强、蔡进三个人之中，只有蔡进有妻子。那一年，进嫂生了一个女儿，蔡进开玩笑地对刘浩说：“你耐心的等着吧，等十五年，我女儿长大了，就许配给你做妻子。”

后来进嫂又生了一个女儿，蔡进于是对黄强也说出同样的说，因为论年纪，刘浩比黄强大，将来大女儿出嫁，当然嫁年纪大的那个。

像蔡进那样的例子，十个男人之中算来算去最多只有一个。没有老婆的男人只好认命，到了八月中秋，月

，我操他老娘！”

“算了吧，”蔡进劝解他们，“我们这些人都是贱骨头，辛辛苦苦赚了钱，不送一些给那些开赌馆的人，心里就不舒服。现在钱也输了，怪谁呢？怪自己不争气。要是不进去赌，你们不是都可以多寄一些钱回唐山去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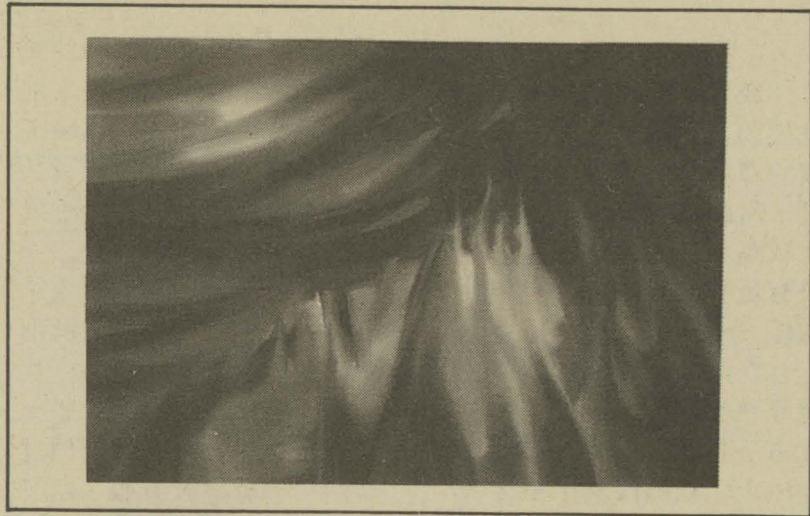
“好了，别说这个。”刘浩说，“你们一个在短廊，一个在烧炭岗，只留下我一个人在石隆门，平日老觉得冷冷清清的，日子不好过。难得今天中秋节，你们都到石隆门来，我们总算又见面，我看我们别再错失良机，到我屋里去，我有月饼，不吃月饼哪像过中秋？”

八
刘浩泡了一壶茶，切了几块大月饼，三人慢慢喝茶，慢慢吃月饼，边吃边谈。

刘浩感怀身世，他说：“当初过番，以为最多三年五载，就能衣锦还乡，买田起屋，光宗耀祖，谁知一转眼，十多年就这样过去，真不知道要何年何月才能回乡见到爹娘？唉！”

“别叹气，别叹气，”蔡进说，“眼前最重要的是人平安，吃得睡得，其他的事且不要去想。”

这些日子里，矿区里风声鹤唳。三个好朋友难得见面。如今碰上了，很自然的就谈到即将发生的那件大事



上去。

“终究要打一仗，不行。”刘浩先开口。

“这叫做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蔡进接着说，“打一仗也好，打完了再各自去过日子，总比像现在这样拖下去好得多。”

“我想过了，”黄强说，“我们三个都算是壮丁，不打还好，一打起来，我们都有份，一个也逃不了。”

“那怕什么？他娘的，打就打，谁怕死的，谁就不是好汉！”刘浩拍着胸口。

“没有人怕死，”黄强即刻澄清，“男子汉，大丈夫，吃了子弹算什么，见到阎罗王也还理直气壮。”

“是啊，我们这些开金矿的人，同属一间公司，当初讲好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平日我们情同手足，肝胆相照，公司叫我们打，我们就打，怕什么？”蔡进不禁

提高了声音。

矿工们有很多禁忌，开工的时候谁也不许提到什么“死”“啊”，“棺材”啊之类的字眼，怕不吉利。但这时刘浩的话已经到了嘴边，不得不说：“进哥，我想问你，万一真的打起来，有人去了回不来，而他又是有妻子儿女的人，你说……”

“要是那样的事，我就要拜托你们两位，”他抓住其他两人的手，“看在我们兄弟一场的情份上，你们要替我照顾我的家人！”

“要是连我们……”黄强说不下去。

“那就各安天命吧。”蔡进黯然地说。

× × ×
几个月之后，十二公司果然召集了六百名壮丁，带了枪枝器械，在短廊集合，分乘几十只木船，往砂胜越河下游而去。

一路上，人人杀气腾腾

。统领坐在其中的一只船上，回头看那声势浩大的阵容，只觉得胜券在握。

接近古晋的时候，河面上暑气渐消。不久，所有的船上都点起了火把，火光倒映在水里，摇曳摇曳的荡漾成无数的光片。副统领看见这情景，不禁对身边的人说：“这真是百年难得一见啊！”

副统领在中国乡下曾上过学堂读过几年书，这时他想起了一首古诗：

风萧萧兮易水寒，
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他屏息凝神，不敢再想下去。他告诉自己：不会的，结局不会这样，一定不会这样。

九
石隆门的客家人矿工终于造反了。

这个消息恍若晴天霹雳，在客栈里打杂的阿勤叔乍听之下，登时呆若木鸡。他知道造反是要杀头的，怎么这些人这样沉不住气？凡事好商量，在人屋檐下，怎好不低头？造反干什么，到头来还是死路一条。

一连两天，客栈老板都不曾露面。客栈里的住客本来不多，一听到枪声，就都走光了。剩下阿勤叔一个人，关上了大门，一直没有人打门，他乐得躲在客栈里，饿了就胡乱弄点吃的，填满肚子之后，就照平常那样打

扫收拾，做他份内应做的事。

他并不为自己的安全担心。他怕的是外边那些人一旦打起来，如果血流成河，那就后果不堪设想了。

躺在床上，他老是睡不着。一听到什么声音，他就心惊胆跳。好不容易挨到第三天早上才有人打门。老板再度现身。

老板说，客家人刚闹得天翻地覆，胜败不分就收兵，全都撤回石隆门去了。

“谢天谢地！”阿勤叔说。

“你先别高兴，”老板狞笑着说，“这帮家伙不知天高地厚，他们以为事情这样就算了结，他们哪里知道，拉者有炮艇，由他的外甥亲自带兵从外地开来，炮艇一到，嘿嘿……”

× × ×

白人拉者福高命大，当矿工们杀人王宫的时候，他的侍从首当其冲做了他的替死鬼。矿工们以为拉者已死，自己这边已经大获全胜，一时之间欢呼声响彻云霄。

拉者躲在黑影里，看见对方人多，个个又都凶神恶煞似的，自己单枪匹马，怎么也拼不过他们。于是他乘乱悄悄溜出后门，越过山坡，来到小溪边。

当时月黑风高，他慌不择路，一连被树根杂草绊倒了几次，简直是狼狈不堪，心想这些矿工胆敢造反，使

我英名扫地，只要我逃出生天，召回我那个驻守在外地的外甥，调齐人马，到那时候，非将你们杀得落花流水不可。

他不敢划船过溪，因为目标太大，若被矿工看见，还是难逃一死，因此只好委屈自己，溜进冷冰冰的溪水之中，本想游水过溪，但到底不放心，恰好溪边停着一只小船，便摸索着解开船缆，自己仍然身在水中，却攀着船舷将船推向对岸，靠着船舷的掩护，他安全到岸。

他回头不见有人追来，这才稍微放心。一身湿漉漉的，冷得他发抖，想起这次矿工造反，自己事前全然不知，真可说胡涂透顶。若是预先得到消息，那就能够设下埋伏，只等他们的船到来，就开炮轰击，保管可以杀得他们片甲不回。

如今大势已去，王宫落入叛徒手中，唯一的希望是外甥早些接到消息，带兵赶回来，与叛徒决一死战。只要他来迟一步，那就什么都完了。想到这里，白人拉者黯然神伤。不知是因为他心里害怕，还是因为刚刚从水里爬上来的关系，他浑身发抖。

十
刘浩他们的几十只船浩浩荡荡的撤回石隆门。一路上，他们敲锣打鼓，神采飞扬。因为他们打了一场胜仗

，狠狠的教训了那些英国人，为自己出了一口气。看来英国人以后也不敢再欺负他们了，单凭这一点，就值得他们回去大肆庆祝。他们有些人的船上还载着战利品，这就更加证明英国人不堪一击。

事实上，他们只遭遇轻微的抵抗。他们攻其不备，所以很快就得手。刘浩、黄强、蔡进他们三个奔波了一夜，都未曾放过一枪。刘浩问起其他的人，也都说这次胜得太容易。他们曾经接到两位统领的命令：事成之后，谁也不得滥杀无辜。当时，很多欧洲人仓皇逃出，后来都聚集在主教的家里，矿工们并没有骚扰他们。

矿工们都知道，古晋的那些福建人和潮州人对他们并不友善。如果要报复，他们可以趁机洗劫那些店铺。统领们有鉴于此，曾经严厉禁止任何矿工从事抢劫或暗中杀人。还有，统领们也警告他们，不得对马来人和印度人无礼，否则以军法对付。

命令接二连三传下来，当时刘浩曾对他的两个同伴说：“我们千山万水，打老远的地方来到石隆门，目的是为了有一口饭吃。除了那些英国人欺人太甚之外，我们跟其他的人无冤无仇，犯不着去得罪他们。”

黄强也有同感，他说：“还是我们的统领站得高看

得远，我实在佩服他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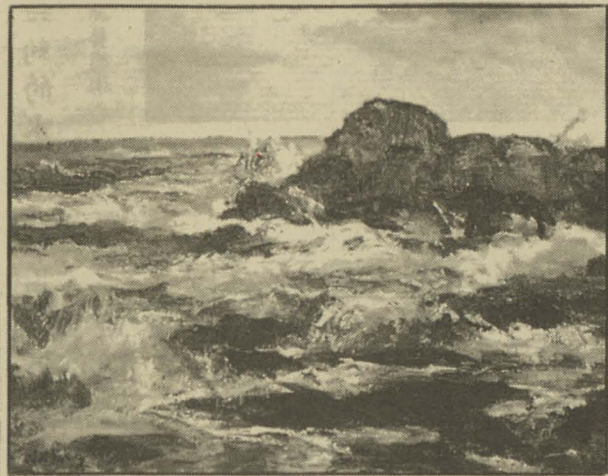
“只是我们这样教训了那些英国人，我担心他们会不服气，除非斩草除根……”蔡进说。

“兄弟，快别这么说，”刘浩制止他，“统领们是我们的头人，是我们选出来的，当初说过我们一定听从他们的话，即使他们叫我们上刀山、下油锅，我们也是万死不辞。”

× × ×

隔了两天，白人拉者的外甥果然带兵回到古晋。恰好在这个时候，一艘以拉者自己的名字来命名的货船也从新加坡返抵古晋。有了这艘船，拉者便如虎添翼。

这艘船比石隆门矿工的船大得多。船刚靠岸，还来不及起货，拉者便已亲自登船。不久运来几尊铜炮，拉者命令工人尽快将铜炮抬到船上。经过这样改装，货船也就变成炮艇。



在石隆门的两位矿工统领接到消息，马上决定派人前去堵截。在他们派出的第一批人马当中，恰好就有刘浩、黄强、蔡进三人在内。他们都知道此去凶多吉少，但为了保存十二公司的实力，又不得不这么做。他们故意同乘一船，目的是为了彼此之间有个照应，就算此去面对死亡，他们也要死在一起。

他们在河湾上遇到炮艇，一看那庞然大物威风凛凛的朝他们的小船冲过来，人人的心都冷了半截。刘浩心中叫苦：“这怎么打哟？”他举枪对准炮艇，心里明白，这一枪打过去根本就只能给炮艇搔痒而已。

白人拉者在船上亲自指挥，他叫了一声：“瞄准！”几尊铜炮的炮口便马上对准矿工们的小船。矿工们奋不顾身，喊杀连天，朝炮艇开了几枪。拉者心想：“你

们这些人都疯了，你们想用鸡蛋碰石头。”他又叫了一声：“开炮！”

硝烟升起，好像白雾。

“伏低。”黄强大叫。炮弹打在他们那只船附近的河面上，激起一股水柱。那轰轰隆隆几声巨响，矿工们听见了只觉得胆战心惊。

蔡进伏在船板上不让炮弹的碎片打中，但他马上抬起头来，看见战友们的船有的被打个正着，船毁人亡，其中有一个还被炸得粉身碎骨。

“不行，我们不能坐着等死，”他大叫，“快把船划过去，靠拢他们的船，我们爬上去跟他们肉搏。”

但炮艇上的人并不给他们机会，炮声响过之后，接着是一连串的枪声。拉者的兵都伏在炮艇的船舷上，居高临下像打水鸭子似的对准矿工们开枪。

“啊！”一声惨叫。

黄强首先中枪，倒在血泊中。

蔡进好像发疯似的对着炮艇开了一枪又一枪，刘浩什么也不想，一心只想救护黄强。他扶起黄强，但黄强已经断气。

“你们杀了我的兄弟，我跟你们拼了！”

他还来不及站起来，蔡进也被打中，往后倒下，竟将刘浩压住。

“完了！完了！”刘浩

密布，远处雷声隆隆，电光闪闪，连河水似乎也在呻吟，在哀号……

不该死的都死了。没有死的也必定活不长久。刘浩可以想像得到拉者的兵不止是炮艇上的那些人，后边必定还有更多的兵即将开到。刘浩倒不怕他们扑过来将他杀死。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

他所担忧的是当拉者的大兵杀到石隆门的时候，那会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他将两位最亲密的兄弟埋葬在小丘之后，脑袋里一片空白，天地间仿佛只有他一个人留下而已……

笔者按：此故事以一八五七年发生的石隆门矿工事件为背景，唯人物与情节均属虚构。

心慌意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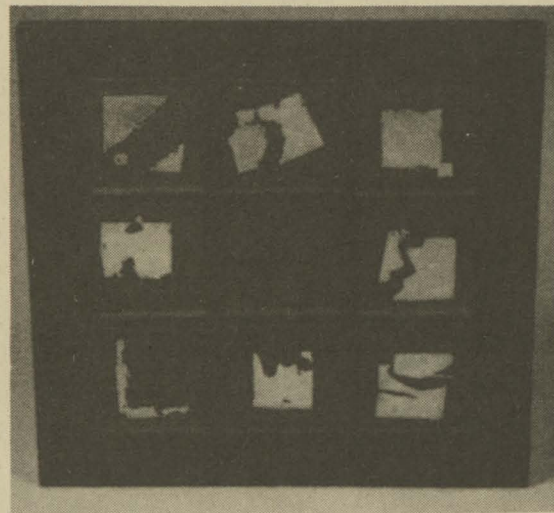
炮艇上的人这次占尽了优势，跟刘浩同来的矿工死伤过半。那些侥幸还活着的纷纷跳水逃生。炮艇上的人并不放过他们，有的也跳下水里，游向岸边去追杀他们。

刘浩不愿意丢下两位难友，他拿起船桨，奋力往下游划去。

他看见一个渡头，即刻停船靠岸。他一边将船缆绑好，一边对蔡进说：“兄弟，你忍着点，我一定救你，带你回石隆门。”

但是迟了，蔡进被射中要害，早已奄奄一息。他紧紧的抓住刘浩的手，面部的肌肉不断抽搐，嘴唇动了几下，却没有声音发出来。

天啊！连蔡进也死了。刘浩觉得好像被人剖腹挖心，抬头看天，天空一片蔚蓝，在他的意识中，天上乌云



焉知舞者之于舞乎？

沈庆旺《加威安都》的表现与局限

今年六月沈庆旺以《我蹲踞在那柱孤单顶端挖空心思搁置明朝繁华的瓮中》荣获《中华文艺社》常年文学奖诗奖第一名。这篇作品说明了诗人深厚的民族情感，尤以伊班族与中华民族之间的关系，达练了解。他以异于时下一般诗人的观物、构思，配搭伊班族习俗，虚中得实，作了多方面的投射。这首诗的成功，激发了他同类作品的产生，同时，开发了一个创作的新貌。当中一些创作上的发现，是值得作进一步观察的。

基于篇幅，这篇文章拟举沈庆旺一首近作《加威安都》为例，并借此探讨他以伊班族人习俗入诗的表现及局限。这一点要建立的，即诗与读者之间文字理解上的界限，尤其在二种文化背景下，与诗之融合产生那些效果。这些观察可否建立，那是笔者的学识能力，并无损于诗作的完整性。本文属于

初步概论，难免不足以盖其全，倘若有些创意的话，那应归功于诗内容的启示。

〔二〕

讨论之前，我们先把伊班族人的《加威安都》与诗交待一下。

总的来说，伊班族有三个重要的传统节日：《加威峇都》《加威乌麦》《加威安都》。这三个节日，皆与社群生活息息相关。遵照祖先规矩，《加威安都》每间隔十五年得举行一次，是整座长屋一次极盛大的祭祖，拜祭对象包括历代列祖列宗与上距祭祀尚未列入的死亡族人。

对伊班族人来说，举办一次《加威安都》意义重大，代表整座长屋人的心愿：向过往的逝者，如带领族人拓荒的先辈，战争英雄及在世的英雄表以最高的敬意。对生人来说，谁可请来喝英雄酒，是极高的荣誉。作为族人一次风光大祭，通常得

以一二年的时间来筹备，一次大祭连续十几天。程序相当复杂。

简单地说，《加威安都》由一系列大小祭典组成，Gawai Beban Ramu Sungkup与Ngeretok是当中二个较为重要祭典。前者在于收集建造Sungkup屋木料的前夕；后者在于工匠建搭Sungkup屋之前一天。这二次“加威”，远亲近邻都邀来参于其盛。他们一边工作，一边吃喝，浸沐于节日欢乐气氛之中。

从建造Sungkup屋到《加威安都》的本日，长屋里天天都有举行传统拜祭。当日落日升，长屋男丁聚集于走廊上敲打伊班传统乐器，呈现Ngalu antu音乐。他们相信祖先的灵魂，于此时刻都会前来享用族人供奉的食物及见证各阶段的工作。就在这一天用完晚饭之后，先由筹备会领导人作个总祭，然后各房顺序前来供奉。祭品摆置于选定建搭Sungkup

的地点。过后就等着Ngeretok日子的到来。这期间有一场斗鸡盛会，以娱前来观礼之祖先的灵魂。接下来的一些传统的拜祭，都为《加威安都》莅临而进行。这几个盛会展开终完成整个《加威安都》的祭典。

沈庆旺诗写的，是他一次《加威安都》前后的观察。

首先，我们发觉这首诗相当难读，内容并不那么显眼地一下子便得出来，须要更细心地阅读、比较。其说甚繁，主在抒发个人观感及伊班族习俗之观察。可以看出其与原本的祭典竟不相同。诗人并不注重于描绘伊班族人这个一生人难逢半次的祭祖仪式。他乐意表现的，是借着其中看到的事件，反映伊班族人生活中的处身安危、恐惧、希望，例如日常生活中面对着森林流失的困境；年青一辈面对传统习俗承传的难题。诗中一个重要的讯息，即希望唤起伊班族人的团结。诗人之写，不光是祭典的观察，而且在于排遣自己心中的感受；这些非写实的文字，几乎用了他五分之三的篇幅。可以看出在他内心暗含其对伊班族人那深厚的亲密感。然而，就诗内容上看，并非如此，仍有些阴暗的一面，好像蕴含着一些不如意的事情，令人觉得他在描写伊班族人淫乱的一面，是有所指。此中一些



尖刻的批评及露骨的性爱描写，可在本文范围之外，不拟讨论。现在只把诗略作分析，然后才来看其它变化。

诗共分九节。写作的技巧，有许多地方均得自电影的灵感，每一节诗相当于影画、镜头推动的结果。不过，它并没有如电影镜头的连续性，而做到如幻灯片固定的画面。第一节诗令人想起电影景物移离镜头，一远一近，产生一种疑幻疑真的气氛。启首几行诗，作者先把读者的视域带到遥远的景、事，让他们明白《加威安都》举行的前因。到了“祖宗神圣的英灵”一联，镜头才移近现代。这现代的《加威安都》已不如旧日一般了。诗人假借基督教望弥萨时的祝词以暗示，是很适当的安插。这一个对比，显露了诗

人讽谕之旨。同时，使读者脑海中开始浮现一个伊班族人祭典的轮廓：一今一昔，让我们就其中所见作个比较。我们在诗人的提示下亦感到，原来《加威安都》习俗的形成，还有这么一段历史。就其中所示，它，承担了整个族人的“原罪”，例如，各长屋之间的战争、仇恨等等。于是，我们开始明白为何诗有个祝词部分。此节，诗人用一个Soff focus转到一位“和平使者”，由他的祝词，带出振兴族人的希望。

第二节诗，照理是承接前一联，即写《加威安都》的举行。可是，诗人却意外地把话题拉远，等到第三节诗才续上。这一转变，或许可以解释为诗人有意扩大其观察和作不同的投射与暗示

。第三节诗回到祭典举行之后，侧重描绘伊班族人于吃喝玩乐。于此，诗人电影之笔又再出现。不过，其中还加上小说意识流的写作，在他脑海里翻动，而产生了“幻象”。下来的四五六节诗，即这个“幻象”串联《加威安都》完结后的人间景况，一个现代的伊班族人“庆祝”《加威安都》，酒、性、欢乐的场面。凡此种种皆在表现伊班族人的杂交与肉体的上的挑逗。另一方面，诗人之所见亦带有神秘的色彩；其所见场面疯狂之状，实是惊人。参与此次《加威》的伊班族人为神灵所充满，所支配，好像获得一种不可制服“性”的力量。他们已经进入原始的人与性，且与飞禽走兽一样，表现“性”的原始动力。他们的神经在酒精的作祟下已完全失去常态。这几节诗即在反映这个时刻的前后，与此同时，诗人进入《加威安都》的思维活动。此节，诗人运用慢移镜头一步步走进自己的内心。

最后几节诗，反映了沈庆旺内心的世界；他的亲身体验。他内心的感受极为强烈而复杂。这一夜，伊班族人的吃喝玩乐之场面带给他极大的震撼：现实、历史、伊班族人、及各种情结交错纠缠，且在他脑海中激盘互撞，于是，产生一些不为外

人理解的意与象。而此节之构句成诗，想是后来创作上的文字处理。因此，我们看到这几节诗富有寓意，大都是借物而影射，正如屈原《离骚》篇之“追问”直投向诗人自己内心深处。到了诗的尾声，诗人带着为历史作证的使命感，此节，他已除去其诗人身分，完全化入达雅克族群一边来看这次的《加威安都》，承担他们的忧愁、烦恼。可说是极为微妙的。最后几节诗，从诗句的排列展现一条无尽头、前程未卜的路，很富暗示性。

从上述诸诗句中得知，沈庆旺这首《加威安都》并不完全放在此祭典的观察。其中之写，都是一些抽象性质的描述；可以说此《加威安都》提供他一个写作场景；场，即此祭典的举行；景，即这场“加威”进行的事件。观其内容，揉合诗人个人情感与反思贯串伊班族今昔，以虚之笔写出《加威安都》可见诗人匠心。此诗虽长，但认真看待伊班族人这个祭典则嫌不足。一个不谙伊班族人习俗的读者实难看出其中的来龙去脉。诗中“你我”不分，“我们”站在什么样的位置也未明显标示，读者只能一步算一步跟著诗人去认识“加威安都”。从整个来看，它只是诗人所看到的一个现象，而非它的根本。

〔三〕

上面的篇幅大致解明了《加威安都》的整个意思，但作深入论证恐怕还得进一步说明。为了支持本文写作的论点，可把诗分割成几个视窗；其用意是把诗人的观察固定在一个特定的画面，正如电影的凝视镜头，方便分析。

第一视窗里是伊班族《加威安都》的举行，可以第三四六的片断组成。前二段掀开了《加威安都》欢乐场面，男女杂沓、吃喝、跳舞、呐喊、几近于疯狂的状态：

舞蹈之神
已投入
忘掉一切个体
裹入群体
只知道跳个不停

酒后肌肤激情的节奏
在咽喉
绽开

上面两小节诗一呼一应，完全在反映祭典里欢乐一面；跟其它段落配合起来，已生动地画出整个《加威安都》性爱图象。为了加强诗的对比，第六节诗再次呼应这场面。于此，我们发现今日的《加威安都》似乎失去昔日的精神。长廊上是年青一辈在歌舞欢乐，而老辈人退居长廊暗处，吃着米酒神驰于昔日风光：

再尝一次
最后一次忘情的初夜

晃入诱惑欲火的醉
在这生命中不再重复
的大节日
载酒载歌载舞
让古老的感性醉在
长廊最黝黯黝黯之隅

在这个视窗里，我们看到伊班族人《加威安都》的精神，如今不复存在，后人只有把握住良辰美景，享受眼前。

下来，我们要注意的，是沈庆旺将《加威安都》予以诗化的部分即前章提到的变奏。这个变奏的产生，大半来自诗人对伊班族人习俗深一层认识而作的联想。由此也造成他对于“现代的加威安都”祭典的歌舞节目不表认同。故其诗中所见是“原本的加威安都”神秘的祭典与今日反映旧日，形成对比。第二个视窗正表达了这方面情事，是诗人眼中的“加威安都”，可以一三四五六八节诗的片断组成。

燃起祖先心里的火
向尚未受孕即已
身许的
从未残杀即已
肩负族恨的子孙
传
递

第三节诗：
只知道跳个不停
戳破黑夜耳膜的
嘶喊不为
交媾的欢乐不为
快感的爱抚

指尖交织在
酒精胶漆了的
无可拆释的
血缘
湍
动

第四节诗：
酒后肌肤激情的节奏
在咽喉
绽开
山林已失色
啜泣满山年轮裸裎
躯干贯穿饥渴的民族
爱抚与残杀与交媾同属
一种兽欲
循蛮荒孕育的胴体
而来

第五节诗：
可在今夜这河水酿就
的一瓮瓮
一瓮瓮
酸涩的故乡酒已裹住你
窜流的心裹住你
流浪惯的裹住
飘荡的游魂裹住
心中的欲念裹住
屋顶洒下的无尽
星星

第六节诗：
再尝一次
最后一次忘情的初夜
晃入诱惑欲火的醉
在这生命中不再重复
的大节日

第八节诗：
一座屋
一座长长长长长的屋
爆裂成烟花
散落散落

散落在现代的
星空

我们看到，经过诗人巧手的编织，意象鲜活地把一个富于传统习俗精神的祭典，如何瓦解、式微、呈现在我们面前。可以说这是整个《加威安都》极重要的成分，亦是诗人要我们观看的，反映目前伊班族人社会的实况，此即诗人眼中的“真实”。它，与实际的《加威安都》如何，并不重要。第一节诗，正如电影中安排了事件发生的导因。“燃起祖先心里的火”交代了历史背景之同时，也告诉读者先辈的罪行，部族的仇恨一代一代地被承受下来，正如基督徒的“原罪”一样。可是，年青一辈并没有认真去看待。他们只知道吃喝玩乐，根本不知《加威安都》的原本。诗人以性爱为象，非常暧昧；或许此象正比喻为“世界末日”。第五节诗是一个转折，诗人以土酒暗示，只要喝了酒，族人一定记住这个节日。

第三个视窗是前二个视窗之重叠。在此，大致可分成五个小节，由如下几组诗组成：
迎祖：祖宗神圣的英灵
长屋山林的守护
神
即将莅临盛会
赐予所有在场的
子民
吉祥平安

礼魂：
乐舞：舞蹈之神
已投入
忘掉一切个体
裹入群体
只知道跳个不停
戳破黑夜耳膜的
嘶感不为
交媾的欢乐不为
快感的爱抚
指尖交织在
酒精胶漆了的
无可拆释的
血缘
湍
动
观者：燃起祖先心里的
火
向尚未受孕即已
身许的
从未残杀即已
肩负族恨的子孙
传递

一片片倒卧的树
童年醉卧在
憩息尿溺过的
长长长廊
骨骼间缝底今夜

祭坛上的小猪淌
不尽
传统的血泪
戳开的胸腔穿越
所有的族群
幽深幽深的性灵
那一朵沉痛安抚
的肝脏

可否将吉兆显现
可否将心愿满足

原始不是落后
而是更接近本质
啊
来吧再递一壶浓
浓酸酸涩涩的
故乡酒
晃入那座长长长
长长的
屋廊幌入
人间：贫乏的子民已开
化成
土地崩流的河
摆脱荒野
奔向繁华

文明已混浊我们
的血
民族的感觉已被
同化
让我们最后一次
忘情地享有
传统幻灭的痛苦
欢悦

搜寻他的古代在
夜底
搜寻他的传统在
夜底
搜寻他的哀伤在
夜底
搜寻他的存在
在夜底
搜寻
他的
本质
而夜

竟
是
他

由上面的编排，似乎可以探测《加威安都》原本旨趣在这几方面。它是由几方面的情事，及几方面人物的谈话组成，且透过诗人眼睛带出。迎祖，即《加威安都》举行的原本动机，属于族群。有关内容，上文已作了分析。诗人假借基督教崇拜仪式，来反映目前伊班族群、社会，而借此呈现的观察，是有力的影射。我们看到，基督教文化影响下，一个祭典的变质，尤有进者西方文化的影响下，伊班族群的习俗已逐渐在年青一辈中瓦解。所以这个祭典已流于形式，完全处于被动的情况下而举行。诗中没有“礼魂”部分，原因在此。

乐舞部分写的是长屋人的寻欢作乐。诗人大约用了三大段的篇幅。

观者部分是诗人的观察，可与人间部分合看。这里边尚包括诗人内心思维活动，此节，我们关心的，是他所作的道德批判之前的谈话。他告诉我们伊班族人举办这次祭典之心愿，历史：猎头、戮杀等等。正因为这些前因，造成目前的局面。字里行间，诗人感叹这次祭典召集了族人，却不能把他们的心连在一起。

从上面的理解，我们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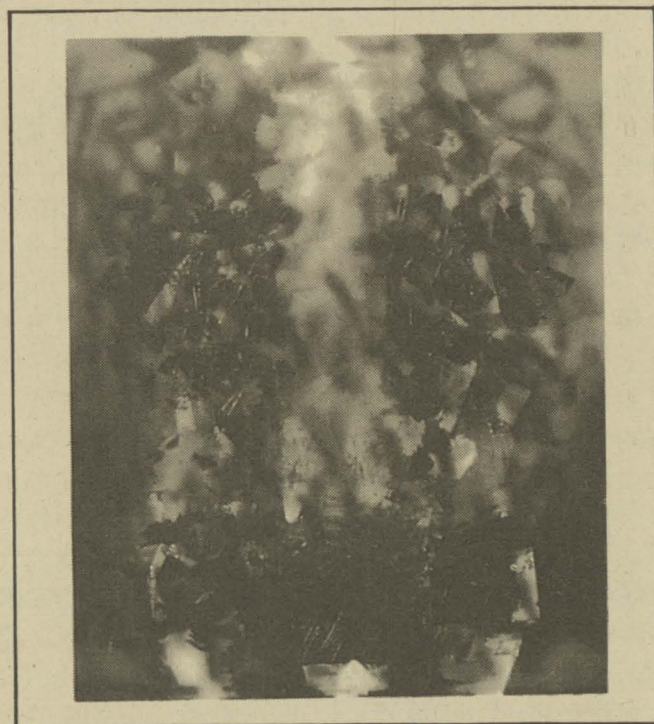
到《加威安都》这首诗是由几方面而组成的，即诗人通过《加威安都》这个祭典反映目前伊班族人社会的景况。主要在于表现诗人眼中看到的“真实”。因此，这个“加威”已被诗人转换，变成反映伊班社会的实际客体。可以说它，已经不是本来的伊班人的祭典了。所以读者所看到的《加威安都》是另一番景象。它，变成了“记号”：一个“缓冲折衷”的过程、与读者、诗人形成了三角关系。就是说，我们可以从各个角度来观赏这首诗，也可以不同的解释。

从以上的认识，回头来看《加威安都》，可发现这

伊班的祭典，不过是诗人用来组织这首诗的架构的工具而已，且让诗人借来“过桥”，主要在于表现诗人眼中看到的“真相”，即在诗中背后所牵涉达雅克族的社会风气如何，接着是祭典的进行如何，全长屋的人如何尽情地欢乐。于是，他感到吃惊，进而替它作了道德的批判。这即是诗人看到的《加威安都》，严格地说，它只是诗人在整个过程中，看到其中的一部分。一次《加威安都》连续十几天。而诗人要我们看的是哪个部分？

〔四〕

我们在上文大致交代了诗的表现，下面篇幅将用来



检讨诗的局限。无可否认，这个问题牵涉太广，因此只集中于诗表达这个祭典的观察。

不管从那个角度来看，社会的一切现象的发生，都有其内在、外在的因素，且藉相互的关联而产生意义。以《加威安都》为例，我们如着眼伊班族人祭典里的吃喝玩乐，或专注于记录整个祭典的程序、仪式，则所观察的都是局部的现象，而非全盘。当然要全盘的观察，是不可能的事。因为，一首诗的创作，一有选择就会失去一些东西。沈庆旺这首诗表达的，是伊班族传统习俗的失落，而礼仪的失落，应是最能代表伊班传统的式微的素材。但他却以性爱来表达这个情况，似乎较为间接，重重影响了其题旨，比如说《加威安都》的举行应是一个极重要和有意义的责任，是族人精神上的指引。第九节诗，他本可有一番作为，可惜，他只轻轻带过，并没有深一层去发掘。他通过孟南灵媒的“独语”，一方为着加威的场面而叹息，一方面表达一己的情怀。使到整首诗的张力不够表达《加威安都》的题旨。到了此节当令人想到，夜深人静的巷口，突然在暗处流出二胡琴音，其声如泣如诉。诗人何尝不是在借他人之酒以浇胸中垒块。

《加威》是伊班族各种庆典的通称，《加威安都》类似华人的鬼节。但在伊班族的词汇里《安都》则有多种解释。它，不是单指中文上之鬼魅，鬼怪之鬼，属于阴暗方面。若照此演释，并不知其内容的实际。从整个词汇来看，安都与我们神字连用之鬼字—鬼神—较为接近，属于光明方面，且含有极崇高敬意的意思。略为解释如下。

伊班族人认为人的灵魂与神灵鬼魅都没有分别。这方面的看法，可以说是他们的原本信仰的基础。他们相信的神灵皆有神奇的超然力量，而且具有神亦人的双重身份。正如他们相信，飞禽走兽亦与人一样，都有生命灵魂，不过，人的灵魂还具有“神游”的能力：作梦的能力。他们相信人的身躯还有某种“实质”，或者化为第二个魂魄。它，并不是在人的体内，而是化身为某种植物长在深山里；伊班族人的第二个魂魄都集中在某个深山顶上。

另外，伊班族人相信人死后尚有一个归处。此归处几乎与人界没有二样。他们并没有华人的仙界地狱之说。正因为如此，伊班族人觉得有义务提供死人在生时的一切日常用品、食物、让逝者续生活。可以说，这样的鬼，当然不是华人眼底那种

“人死为鬼”的鬼了。可以说《加威安都》，除开古文化 馘首的遗风，其它方面正是中国古书《礼记》所谓“鬼神得其飨”，可以与神同享人类祭祀中的“鬼”了。换句伊班族人的话说，《加威安都》的举行就像祖先的来访。

从上面的理解，伊班族人观点，是人鬼不分，凡是在他们神圣领域之中，而认为有超自然力量的，如祖灵—灵魂—神祇都称为“鬼”—“安都”。从这一点看出《加威安都》颇接近屈原作《楚辞》时代楚国越人的“乐舞”。王逸《九歌》章句，有“昔楚国南郢之邑，沅湘之间，其俗信鬼而好祠，其祠必作歌乐舞以乐诸神”之句。笔者以为《加威安都》正沿续了一部分“礼魂”的遗风。昔日，每当伊班族人行阵出战、馘首，有所斩获，必带回长屋举行盛大祭典。祭毕，族人再歌舞以娱祖先“英灵”。这是《加威安都》极重要的成分。自从布洛克王朝禁止伊班族人馘首，百年以来，由于没有新鲜人头的生祭，《加威安都》从此失去了其真正的意义与色彩。每次祭典的举行终变成形式。近年来，伊班族群的现代化，尤其在基督教文化的影响下，一些祖宗的规矩更见式微，更不说这个一生人难逢一之的《加威安

都》了。所以年青辈回到长屋，省亲之外，就是寻欢作乐。他们把城市的耍儿都搬回长屋。由于生活习惯之不同，《加威安都》在外族眼里，似乎是以吃喝玩乐为主，其实皆不尽然。我们不可忽略其古文化部分。

长久以来，我们常把伊班族人当成了落后的民族、淫乱、杂交的一群人，尤其是女孩子沦落欢场。所以造成一些误解。其实，我们若参考了他们古文化的特质，必将会改变一些看法。

可能出自于无心的判断，《加威安都》的写作，就有这种心理。他可能是从一个华人的观察。这可能发生在他与伊班族群所产生的文化差异的问题。由于篇幅，我们再举一例。

根据诗人注文，《加威安都》的用意，即把存在天地间的祖先灵魂送到极乐世界。这一点值得商榷。其实“加威安都”的祭典本意并没有出现把祖先的灵魂送到极乐世界。他们并没有通过“加威”祭典表现了“赎罪”或“减轻”祖先在灵界的罪行。其实伊班族人并没有把祖先的灵魂送往那里去，而是在不知不觉中以一个华人观点去看。在我们华人观点看，不管属谁的宗教，人死了总归极乐世界—是受佛教影响所建立的死亡观—我们观看了一个种族的祭典，

旋即进入思维活动，本是人类心灵的基本运作模式，所谓的“二元对立”。

我们研读一首以他族素材为背景的诗，是不能就作品论作品，而须牵涉作品背后的世界。以这首《加威安都》而论，极重要一点是如何调整读者在读此诗面对的问题，尤其诗人处理的，是一个关于他族祭典。比如在说到“安都”，华人读者即刻想到“鬼”与“鬼”的种种形状，一般来说都不会讨人欢喜的鬼。但在伊班人来说，鬼即灵魂，而且不会如华人读者即刻联想到的鬼。在伊班人来说死去的亲人与生时没有什么分别。而华人眼中的，人死了就阴阳两隔，差异实在太大；不管二者的关系如何，都出现一些禁忌。例如孟兰盛会，大家认同的鬼节，二者的关系是一在阴—在阳，二个孤立的世界。在人的一方有一种“讨好”的心理。在伊班人的观点上看却不是如此；他们对人鬼如同陌路，是不能接受的。

（五）

《加威安都》之写暗示多于白描，间接多于直述，向内心世界的探索多于向外世界现实世界现实的接触。诗人的创作意图，不仅要进入自己内心，探寻生命，同时亦希望敞开他这扇内心的门板向世界的现实，掌握了

二方面的特质与融合。如此写作可见诗人的用心。取景近似电影蒙太奇的镜头，里面又有小说意识流，老实说这首诗是蛮有创意的，可惜，诗人在写作的过程当中，头绪有点混乱。乍看起来，诗的内容相当有深度，但问题的发掘多在浮面，而且几乎失去自我控制力下，不由自主的心理状态。他选择一个外族的习俗来作实验，似乎难以应付，尤其对所见事件的发生，不能有所解释，再加上主观的看法，于是诗中出现浓烈视觉和时空交错的感觉，正是他所受的局限的结果。诗人无能力去破解这个问题而出此策，第九节诗以孟南的独奏结尾，似乎他对事件的逃避，把心中出现的难题排拒在外，解决了危机重新开拓一个生存的机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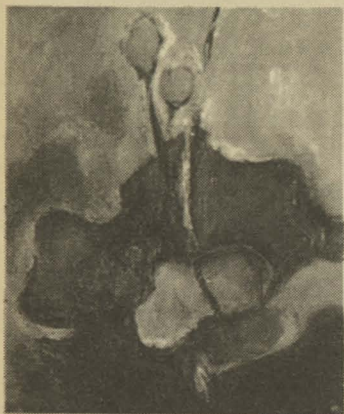
质言之，沈庆旺以一个诗人的身分去观察这一次伊班人的《加威安都》而写出了他个人的经验与神秘。我们相信用诗来表现的只是利用一些伊班族素材当作联想。他以一个外族人的身分看到的这一次祭典，可说是他受到外族文化刺激下的产品，是砂胜越多元种族社会统合文化一个特质的反映。

沈庆旺毫无保留地写出了他的观察。创造了诗，表达了伊班族传统习俗的式微。他不只相信它可以用来批

评伊班族社会，而且把自己的心迹具体扩大地托出来。至于诗中太强调“性”，只是他这一组诗的延续，那是题外的解释。从中我们看出，其所表达的意与象，根据西方文学的解释，性交即死亡，而战争更甚，无形中加强我们对《加威安都》的认识。

总的来说《加威安都》并非一首祭歌，它，是一篇想像之作，其趣味全在文字表现的奇特。可是，大半是浮光片影。就在这浮光片影之中，叫人强烈地觉着，这次的《加威安都》的举行，是处于混乱、无秩序之中。而此状态尚持续不断，至到诗的完结。然而，在整首诗实际的精神上，似乎给人一种近乎不动，以静为主的感觉。诗人内心各层次的投射使到诗的表现较为间接。这些问题的产生，一方面是诗人对伊班族群的认识而产生了许多不了解观察；他希望尽可能作出全面的观察，又加上他急于寻求“诗的形式”的热情，使到他所要表现的，是其外形而非实质。





谈起女儿，丽玲满脸忍不住的笑纹——却又带着一点唯恐自己过度赞美女儿的节制。她说现在不请保母了，白天她带，晚上她上班时先生带；省了保母的费用，多了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带得好快乐。“常听朋友说她的小孩多难带，我的女儿却很乖，虽然不胖但很健康；每天欢欢喜喜的，我看着觉得她有些像观音呢。”

她不好意思地笑开来，“也许因为差一点失去她，我们才特别疼她特别珍惜她吧。”

我们是站在办公室穿堂讲话的，不时有人从我们身边走过，也不时有记者或编辑大声讨论着新闻的处理方式；而我们——尤其是她，却仿佛身在风雨中的宁静处。她陶醉于女儿的乖巧可人，我则定定地看着她不施脂粉、直发、眉清目秀的脸，脱口而出：

“你自己就有些像观音！”

她说的“差一点失去”是有一回去做产前检查时，那大医院的医生告诉她胎儿没有呼吸了必须马上做堕胎手术。如此晴天霹雳，使小夫妻当场痛哭。在与医生订好了手术时间、到办公室拿劳保单时，有同事劝她不妨另找一家医院检查。检查结果，胎儿很好。过后她到第一家医院质疑，好不容易得到的答覆是：仪器失灵！

是如此草菅人命下惊险的几乎失去，使她格外珍惜这个命大的女儿。

不过，我倒感觉到她们大概原本即是极疼孩子那一型的父母。看看她，我都可以明显地感到她说女儿时那种“心都酥软了”的爱。我忍不住又加一句：

“有大观音，才有小观音。”

因为一个欢欢喜喜的母亲熏陶出来的孩子一定也是欢欢喜喜的。

以前的母亲即使不懂什么有学理根据的“育儿法”“幼儿心理”；只是欢欢喜喜地陪小孩玩，教他说话教他唱俚俗的儿歌，仍可以养出健康聪明的孩子。

现在的母亲也是无奈，因为无法做专职的母亲，下班后得到保母处或托儿所接

孩子回家，然后烧饭炒菜，对孩子的“纠缠”常会失去耐心。就算耐心十足，相处时间有限，又得忙着哄他上床，好面对明日相同的一天。等孩子上了小学，要教功课看功课，更容易暴躁发脾气。功课之外，如果还不肯落人后地要去补电脑、作文、英语……，更每日如作战一般。交通困扰亦是现代城市妈妈常要面对的噩梦之一。……

所以我特别敬佩那些即使日子过得忙碌、仍有极大的耐心的父母。

我特别欣赏那些能“矮化”自己、把自己放在孩子的天地来与孩子相处的大人。

因为孩子是一种很“有趣的人类”，有耐心有爱心有好奇心的大人从小孩那儿学得的，常比小孩从大人那儿学得的还多、还精彩。

而欢欢喜喜地观察、分享孩子成长过程的父母，会有不求自来的回馈：当时激发出孩子更多的潜能；日后他长成为一个善良明朗、不需要父母太操心的人。

还会有一种收获：拥有丰富的、稚趣的回忆，二十年三十年后“反刍”起来，心，仍然年轻温暖；笑纹，缓缓绽开在慈祥和蔼的脸上。

*

仿如理行李

◎刘静娟

亲人或好朋友之间，有时令人不快的不是冷淡不关心，而是过度关心。

过度关心可以被诠释为：我那么低能吗？大小事要你来帮我操心、设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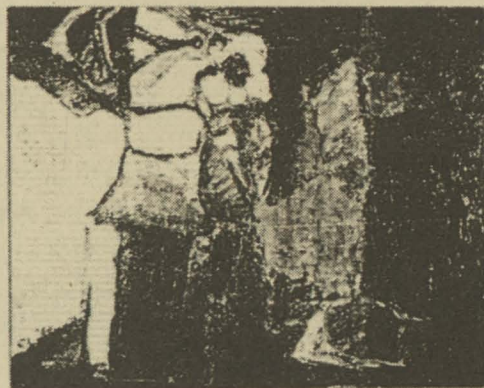
我是独立的个体，干嘛我的意识、我的行为得由你来指挥？

你是“不表示关心”有愧或享受“我这么关心他”的美德？而我不符你的要求、指示，你就可以名正言顺地来生气、责备、失望了。

过度关心如果没有引起反感反弹或消极的听而不闻；日久天长之后，也有可能果真塑造出了一个低能的、依赖的、没有主见的性格。

儿女长成这样的人，过度关心的父母也有责任。

配偶成为这样的人，过度关心的另一半也有责任。



A常领受我们的羡慕：孩子、家务都有与她同住的、健康的母亲打理。她明白自己的幸福，却也不免有美中不足的抱怨：母亲过度的细致与关心使她不自由。甚至连她上菜场，她的丈夫儿女偏爱吃什么，母亲都会不放心地叮咛；好像她多少年的母亲、妻子都白做了。而因为被母亲耳提面命习惯了，有时发现该自己更了然的事反而没母亲清楚时，她会老羞成怒。她特别说明她的母亲不是无法排遣生活只好唠叨的老太太；她是能干精明型的。

B说她颇能明白那种旁人过度关心、自己就失去信心、茫无头绪的滋味。打个比方，出门旅行整理行李时，她常衣物拿进拿出，犹豫着带什么舍弃什么。这时候她绝不需要丈夫在旁边做建言。她丈夫知道她的个性，一定噤口不语，离得远远的，看自己的书做自己的事。相对的，丈夫远行，除非他开口，她也不去管他带什么。只在他出门前，摘要问重点：“机票？护照？”

B说：其实生活之大，也不过小如整理行李。要什么不要什么，什么放在下层什么放在上层，应该由当事人自己决定、经手；并且自己存档、追索。

适度的关心，当然是必须的；但过于投入别人——即使亲骨肉——的思维与行为中，只会扰乱了他的生活秩序、缩小了他的成长空间。给他空间，给他信心，他会成长成熟。即使碰到挫折，即使多绕一点儿冤枉路，总比叫他随着你的指挥棒舞动的好。

*

◎刘静娟 宛如观音

老屋的檐下，那古老的石磨依然坐待着，熟稔而亲切。

有些儿残缺、有些儿破旧。这老态龙钟，蒙上尘灰的老石磨，透着凄清寂寞的况味，再也流不出汨汨的乳汁了。

在那久远的年岁里，曾经有一群纯朴诚挚，生气勃

大石磨缓缓地转动着，一勺一勺和水的糯米，随着旋转的节奏，迸成了乳白色的浆汁，在石磨的胸膛中满溢而下，流经弯弯的甬道，涓涓地流入早已备好的袋中去。

扎紧了袋口，用重物把米浆压着，让它滴去多余的水分。

留一分牙白色的，加一分祭红色的，红白二色的米团分配之后，趁早给订户送去。

冬至、本是冬天的节日。我们虽然看不到霏霏白雪，却也能够感受到那北风的呼啸。

在那一年的那个冬至前夕，一群有心的年青小伙子

曾经与你相遇——记一老石磨

勃的年青人，为了帮助即将失学的伙伴筹措一笔读书的经费，大家都齐聚在这石磨周围，开始商讨着助人的大计。

于是，有些人负责接洽订户，有些人把面粉袋洗净晾干，有些人买来了糯米浸泡隔夜。当夕阳的余晖尚未燃尽，横梁上的大光灯却已经迫不及待地亮起来了。

一群热心肠的年青人，为了不能割舍那同窗共读的友人，在挨挨蹭蹭的推磨声中，伙同伙伴，共谱一首生命中永铭心间的曲子；而对于一个适逢其时，有缘参与其盛的人——他又怎能不感到满心的激荡呢！

……当东方的天色濛濛亮起时，那一团团湿润的米团，便开始在掌间来回搓揉了。

，有幸与老石磨深情相遇，共度了一段可怀可感的温馨时光……那感觉将随着岁月流转，永远地嵌刻在心灵深处，不能抹去。

记忆虽也蒙尘，却一路随着生命的轨迹宛转而去，就像那老屋的老石磨一般，悠然意远，俩不相忘。

自从那一次开始，直到如今，我在生命里还一直坚持着一种信念……

有一年，好像是我六岁时的生日那天，外婆买了一个扑满回来给我。那是一只很胖的大肥猪，肚腩圆圆的，而且还会眯着眼睛对着人傻笑，样子很好福气，非常可爱。

肥猪一买回来，外婆就吩咐母亲给我三个小钱币，叫我投进扑满里。

外婆说，我们广东话里的“三”跟“生”，读音相似，“三钱”即是“生钱”

，取个这样好的兆头，等我将来长大了之后，一定会富有。

起初，我很喜欢这只胖胖的大肥猪，常常跑去向父母母亲讨钱，来喂肥猪的肚子。到了夜里，临睡之时，我又悄悄的跑到肥猪的身边，把它抱在怀里摇一摇，等到听够了钱币叮当作响的声音，才心满意足的上床去睡觉。

可是，后来渐渐的，我就越来越讨厌这只肥头肥脑的家伙了，因为每一次有人给我多余的零用钱时，母亲总会强迫我储蓄起来，投进

肥猪扑满里去。

死肥猪最没良心，只要它把钱一吞进肚子里，就再也不肯吐出来还给别人！

几年匆匆的过去，外婆去世后也有好一段日子了，终于有一次，母亲答应我把扑满里储蓄的钱，都拿出来跟同学一起去旅行。

于是，我一时高兴，急忙狠狠的把肥猪抓在手里，很用力的摔在地上，乒乒乓乓……

刹那间，我亲眼看见肥猪被摔得粉身碎骨，在它体内的银角，随即散满一地，有些更叮叮咚咚的，滚入了床底。

等到一切都回复了平静以后，我小心的把肥猪的残骸和银角慢慢的分开，肥猪的躯壳零零碎碎，惨不忍睹，它剩下的半边笑脸，变得狰狞而恐怖，仿佛非常痛苦！

那时，我感觉到有一点点悲伤，心里好难过；忽然间，我想起了死去的外婆，以及当初向人讨钱来喂肥猪的那一种快乐……

隐隐约约的，我似乎体会得出，在这世上，应该还有某些可贵的东西，比起金钱和物质，其实更加重要，也更值得我们去珍惜。



出离心

为出世间善法之根本

修持佛法最重要的是要有出离心。出离心即是明见到世间相之无常，虚幻不实而能不执著，生起舍离之心。世间之无常幻相，世人因不知或执以为实，故因种种相生种种苦。修行之人若不知此苦，不知此苦之因缘，在修持时，不能舍离，却仍然染着于此相，那修行自然也只能在世间相中打滚，不能超脱出离。

要修出离心，并依最好条件去修者，莫如现出家相。出家行亦即是出离心，也亦是依出离心而有之行。出家即舍离人类最大及强有力的染着：家、眷属。若能做到此舍离，则自然的对世间

的染着会减轻，乃至消除。此则趋向解脱道自然就不会太难了。因此出家的可贵之处应在此出离心。若出家而无此出离心，则形同出家，却心依恋世间，也只能修世间善法，未能出世间也。若连世间善法亦少修或不修，却因烦恼覆盖，现出家相而有种种恶行、堕恶道暂不必说，浪费出家因缘，殊为可惜。

修行者能具出家因缘，甚为不易，但此并不在于外在的条件，而是自身的福德，及内心的出离心之具备。只是目前在我们的社会中，佛教发展有其一定的兴盛，寺庙林立，出家似乎就是很

容易的事；再加上出家的外在条件很松，没有严格的规定，几乎是“六根具”者便可以出家了。许多道场寺庙更没有什么条件，亦不查清出家动机，有来者不拒之现象，形成了僧团里良莠不齐，乃至龙蛇混杂的情况。这是一个危机；且对僧团内部也会造成很大的困扰。尤其目前许多僧团已失去了对出家人的控制或制裁权，几乎只有他本人觉醒悔，才有救药，否则就任由他变成堕落了。

僧团的和合是依六和敬而有。六和中见和是最重要的。知见上的正确及和合，才能使出家众安住于僧团中

。佛门的正知见自然是见到世间的虚妄不实、故而不染此世间相而求出离之法。若出家者皆发出离之心、对世间的种种，皆能舍离，或在内心里不染着于此相，那就不会因此而造流转之业，更不会为了世间的名闻利养，而耗神费心的追求，或制造许多纷争，来达到自己谋取个人利益的手段了。

修出离心，也不是什么都不要，或舍弃一切，因为当人还活在世间，他就不能不有需要及受用。因此问题不在于身心依世间而有的需要，而是在于以何种心理去受用这些需要。若明白体悟世间无常无我之理者，在受用五欲时，便会适当而不强求、执著；在受用时明见其虚幻性，故因缘具足时，珍惜之，应用之；因缘不具则不强求，因缘离散则舍下、不染。故虽受用而无染无执，自然的就不会因世间的五欲而产生种种迷惑、制造种种业了，如此则感苦受报的作用便能止息，出离之行便能成就，超脱生死之苦。

出家修行者，若不能依此见此心而修，那么就失去了出家的可贵处，也是没有好好把握出家之难得因缘了。这是出家人应有的认识。如缺少此基本认识、其他再广大的善行，不是落入世间

善法，也可能因夹杂一些不正确的动机而杂入了恶法，感果受报时，自然不是清淨的善报，反而可能恶报重于现象的善果。这是出家者不得不察的。

若修持菩萨道者，亦不能不先有此出离心，否则菩萨道难成。发菩提心而成世间善心、缺乏了出世间行之条件，广大的菩萨行只与世间相应，成为世间善法，不能因出世后而入世，却仍然停留在恋世的阶段，此则修种种广大之行，却未能趋向出世间之菩萨大行，殊为可惜。行菩萨道者不可不知也。

真正的菩提心里必含有出离心，此即出世间智慧之基本。人天乘法的行持为施戒定，出世间解脱道为戒定慧，而菩萨道则施戒定慧之总合，而为广度众生，故必须与众广结善缘，此则忍度之在菩萨道有其重要位置之故。而此中可见的，不论是个人解脱或大众解脱之道，慧皆为不可缺乏者。修出世间智慧才能不对世间起染心，盖因通过此慧而能得见世间之虚幻不实、众生若无明于此则众苦丛生。行者知之，若又重陷其中，实乃不智之举，故必须以出离心来导向出世间之解脱也。

修菩萨道者而依此出离

则不染于世间、不染于众生，如此则其行持乃能超脱。而菩萨之大悲却又使菩萨必然久住世间，为广度众生而流转；但因其心乃出离之心，故虽住世间而不染也。此二者之相应才能成为广大之菩萨行也。否则染于世间，纵然行善亦难以超脱；只有出离，也只能个人解脱，不成广大之行。菩萨之别于一切众生及行者，即在此也。

故欲行菩萨道者，须发广度众生之愿，而行广度众生之行。但虽度众生而无众生可度，盖无染也，此乃智慧之行，而虽无众生可度，却行度众生之行，盖大行也，此乃大悲之行。以此等行持而入世，心不染而广行大愿，就如佛教里的莲花之喻也。

出家众应为菩萨道行者，故应明此，在浊世之中，孜孜不息于广度众生之行，不有出离心，能有大成吗？故出家即应发出离心，并与大悲之愿相应，庶几出家而行菩萨道，让佛法于世间，度众生而解脱，自他二利完成，乃真菩萨道行者也！

略谈中国大陆文坛

对马华文学的研究

◎钦鸿

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有着悠久而密切的联系。马华新文学是在中国“五四”文学运动的影响下诞生的，在二十至四十年代，两者之间的联系是极为密切的。一方面，中国有大批作家曾先后赴马来亚半岛，投身马华文学运动，特别是有许多知名作家，如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杨骚、许杰、陈残云、秦牧、高云览等，为马华文学的建设和发展作过自己的贡献。另一方面，马华文坛也有众多作家后来回到中国，参加祖国的建设事业和文学运动，像杜运燮、萧村、韩萌、米军、王啸平、马阳等，都是著名的马华归侨作家；另据方修先生《马华新文学史稿》记载，当时在马华文坛活跃一时的黄征夫、张楚云、李梅子、殷枝阳等，以后也都返回中国。

这两方面因素，构成了中国文学与马华文学之间千丝万缕的血脉联系，奠定了中马文学互相影响、互相渗透的厚实基础。

“五四”以后中国大陆对马华社会以及马华文学的关注与研究

中国文坛对马华社会以及马华文学，历来是非常关注的。随着大批中国人背井离乡，赴南洋开辟新的生路，文人们也把注意力投向南洋社会。

首先是介绍南洋的山水名胜、自然风貌。这方面的作品早二、三十年代，就发

表过不少。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文艺周刊《小说世界》曾发表过张屏翰写的《南游杂记》，与此相配合，该刊还登载了《槟榔屿升旗山风景》、《槟榔屿极乐寺前之新路》、《槟榔屿蛇庙前风景》、《南洋槟榔屿之山顶铁道》等多幅照片。可见当时就有人把自己游历南洋的见闻形诸文字和图片，介绍给中国读者了。

其次是反映南洋社会的生活和斗争。作家们置身于南洋社会的具体环境，不仅亲眼目睹了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有的还参与了实际斗争，所以很自然地将这些内容融化在自己的作品中。林万菁先生在《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中，例举过一些作家的作品。例如老舍《小坡的生日》、艾芜《海》、洪灵菲《流亡》、吴进

(杜运燮)《热带风光》等作品，都对马来亚社会有所描写。林万菁先生上述书中介绍了杨骚1941年到新加坡参加抗战的一些活动，其实早在1925年，他就到过新加坡。两年多后，他返回上海，便在鲁迅的郁达夫主编的《奔流》杂志上发表了不少诗歌和剧本，大多以马来亚社会的人民生活为内容。其中像独幕剧《Yellow》和《新街》便分别揭示了种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反映了作家对曾经生活其间的马来亚社会的体察和认识。

第三是发表马华作家写的作品。“五四”以后，中国作家赴南洋，在马华报刊发表作品的为数不少，而马华作家在中国发表或出版作品的却不多见。唯有1936年林参天的长篇小说《浓烟》在上海出版社出版，是一个突出的事件。这部小说被纳入“文学丛书”，与茅盾的短篇小说集《泡沫》、胡风的评论集《文艺笔谈》等书同列，足见其非同寻常。苗秀在《马华文学史话》中指出：“马华文艺向来是遭人歧视、看轻，一些正人君子之流一直咬定马华只有在报屁股投稿资格的‘作者’，没有什么‘作家’，《浓烟》的出版，是对这些人一个有力的答复，同时给马华文艺争回一口气，让马华文



艺写作人有一个扬眉吐气的机会。”如果我们换个角度来看，《浓烟》在上海出版，正反映出中国文坛对马华文学的肯定与重视。另外，林参天还在1936年6月上海出版的《鲁迅风》月刊第16期上，发表过一篇《希腊人》，这篇作品后来收入他的小说集《余哀》中。

第四是评论马华文学家及其作品。由于海天遥隔，交流不多，中国文坛较少看到马华作家的作品，因此，当时对马华文学作品的评论文章颇为罕见。但是一些前赴南洋的中国作家，由于直接置身于马华文学界，有

较多感性认识，所以对马华文学作品还是有所评论的。最突出的一例是郁达夫对诗人冯蕉衣的评论。冯因病辞世后，郁达夫在《悼诗人冯蕉衣》一文中评论道：“他的诗，富于热情，不过修辞似乎太过于堆砌。”并且指出，他的英年早逝“是直接接受了社会的虐待，间接地承受了敌人的侵略而致有此结果的死”。郁达夫在为《冯蕉衣遗诗》作序时又进一步指出：“冯蕉衣是一位生来的抒情诗人，因为他的才气，他的倾向，他的性情，都是适宜于写抒情小诗的。但他并不是一个大诗人，……”

并不是一位革命诗人。”

第五是对马华文学运动进行评论。抗战时期在南洋的中国作家，大多积极参加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像郁达夫、胡愈之、王任叔、杨骚等，都是星华文化界战时工作团的领导人员。当时他们对马华文学的关注，主要还是在如何开展马华文学运动，更密切地为抗日救亡斗争服务上。他们所写的文章，大多数是鼓吹性的、动员性的宣传文章，例如杨骚《以纸弹配合子弹——对反侵略文学口号提出一点意见》、王任叔《展开反法西斯文学运动》、郁达夫《略谈抗战八股》等文，都称不上研究文章。中国文坛对马华文学运动真正具有探讨性、研究性的文章，大致见于1947年开始的关于“马华文艺独特性”以及“侨民文艺”的大论争中。这场论争，实际上是对马华文学的性质、任务以及同中国文学的联系与区别等问题进行深入的探讨，这是马华文学运动中不同文学思想的碰撞，具有相当的理论学术的价值。当时在南洋的许多中国作家，例如沙平（胡愈之）、李玄（杨嘉）、洪丝丝等都撰文参加了论争。在香港的郭沫若和夏衍，也分别写文章发表了意见。郭沫若写了《关于马华化问题》、《申述

马华化问题的意见》两文，夏衍的文章是《马华文艺试论》，这些文章，可以看作中国文坛对马华文学的一次比较集中、比较全面的评论。

近年来中国大陆对马华文学的研究

新中国成立后，由于政治意识的迥异，中国大陆文坛与马华文学基本上处于互相隔绝状态，大陆读者无从接触马华作家及其作品，自然也不可能有什么研究。唯有台湾和香港文坛与马华文坛仍有颇多联系，许多马华文学作品或见载于台港的报刊杂志，或在那里获得出版，并得到评论界的评论。我熟悉的不少新马作家，如秦林、梦平、张逸萍、朵拉、潘雨桐等，在他们的文学道路上，都曾受到台港文学界的奖掖和评论。

大陆文坛从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以后，才重新与马华文学取得联系与沟通。随着外向型经济的发展，中国大陆文学界逐渐打破了多年来的封闭状态，开始广泛地与世界各国的文学界进行交流。过去一直在中国文学研究视野以外的马华文学，

这时才开始受到研究者的重视。

中国大陆文坛最先注意马华文学的问题，可能是在1980年唐弢先生和严家炎先生主编的《中国现代文学史》一书。该书在论及1947年香港文学界的活动时，指出“当时还开展了‘马华文艺’问题的讨论”。虽然仅有这一句话，并且只是提到香港报刊上的有关讨论，但在该书以前，从来没有一本文学史或研究专著论及马华文学，因此，可以说，它是建国后中国大陆文坛关注马华文学研究的先声，它为日后马华文学研究普遍开展与深入发展奠定了基础。

从上述《中国现代文学史》出版到今天，已有十余年。马华文学研究在目前中国大陆，已经不是星星之火，而是红光映天，并且还有燎原之势。具体表现在以下三方面。

首先，研究队伍从小到大，逐步发展。1978年改革开放以后，国内的研究界开始拓宽视野，注意到大陆以外的华文文学，先是台湾、香港文学，很快扩展到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目前更是将美华、日华、加华、澳华乃至整个世界华文文学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其中，除了台港文学外，大陆文坛比较重视的还是马华文学（与

独立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

考察大陆学术界从事马华文学研究的队伍，有如下三个特点。

一是由南向北、由沿海向内地逐步扩展。由于地理上的优势，以及在改革开放上先行一步，起初研究人员主要集中在广州、汕头、海口一带，以后，又逐步延伸到厦门、福州、上海、南京、南通、北京等地；现在又进一步扩展到湖北、湖南、陕西、甘肃、内蒙古、新疆等省区。这说明了马华文学的价值已越来越被中国学术界认识，中马文化交流日趋深化。



二是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不断涌现。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期，中国大陆涉及马华文学研究的学者大都是散兵游勇，有的虽然执教于大学中文系，或者在研究单位任职，但往往是在其他内容的教学或研究之余才涉猎这一领域，凭的是自己的兴趣爱好，自然也谈不上系统的研究。八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中外华文文学交流的深入发展，从南到北，从沿海到内地相继成立了许多研究机构和学术团体。例如广东省社科院文学所设立了海外华文文学研究室；暨南大学和汕头大学分别建有台

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广东省归侨作家联谊会则成立了华夏文化交流中心；上海复旦大学有台港文化研究所（兼及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江苏省社科院有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最近，武汉中南财经大学也宣布成立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所。学术团体方面，广东、福建、安徽、江苏以及南京等省市先后成立了专门性的研究会，1990年，在北京还成立了以著名诗人艾蕓为会长的中华全国台港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会。此外，一些大学还将包括马华文学在内的海外华文文学作品引入课堂讲授的范围。

三是出现了一批老中青研究者，显示出一派生机。在中国文坛从事海外华文文学（包括马华文学）研究的学者中，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曾经直接参加过马华文学运动的归侨作家，如秦牧、杨越、萧村、米军、韩萌、丁家瑞、杜运燮等老一辈作家。他们对马华文学既有浓厚的感情，又有深切的了解，所以他们的积极性很高，或为之热烈呼吁、鸣锣开道，或不遗余力地支持中青年学者的工作，有的还亲自动手，写了许多研究文章，他们的活动，对马华文学研究在中国大陆的开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中年学者如

李元洛、潘亚暾、陈贤茂、赖伯疆、陈实、吴中杰、胡凌芝、翁光宇、王振科等，都是研究队伍中的骨干力量。他们大都具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深湛的学术素养，并且长期从事文学教学或研究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因此他们的研究无论在理论的探索上，或是在对具体作品的鉴赏分析上，都有一定的建树。青年一代的研究者邵德怀、吴奕琦等人，虽然阅历不深，但思维敏捷，出手不凡，他们写的许多评论文章，在海内外报刊发表，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其次，马华文学在中国大陆的发表园地正由少到多，全面铺开。研究马华文学，不可缺少的先决条件是要能读到马华文学作品。考察马华文学研究情况，自然不能忽略马华文学作品及其评论、研究文章的发表园地。中国大陆自八十年代初，开始有个别刊物发表马华文学作品，如福建文联主办的《台港文学选刊》、汕头大学主办的《华文文学》，但其中发表的马华文学作品只占很小的比重。以后，随着形势发展，不仅是这两个刊物的比重逐渐增大，而且许多报刊纷纷为马华文学提供了发表园地。刊物主要有《诗刊》、《小说界》、《四海——海外华文文学》、《海



峡》、《特区文学》、《萌芽》、《华夏》、《回音壁》、《评论与研究》、《台港文讯》、《小说评论》，以及暨南大学、汕头大学、上海师大、海南大学、辽宁教育学院、绥化师专等大学学报；报纸如中国作协办的《文艺报》、山东作协办的《作家报》、海南省的《特区时报》都辟有“海外华文文学专页”。除此之外，全国各地还有许多报刊都发表过马华文学的作品或评论。据不完全统计，在中国各地报刊发表过作品、或被评论的马华作家有：方北方、云里风、彼岸、戴小华、田思、吴岸、慧适、商晚筠、吴天才、雅波、甄供、伍良之、马仑、年红、陶焰、潘雨桐、孟沙、曾沛等多人；在

中国出版了作品单行本的马华作家有：萧遥天、李忆君、黄崖、彼岸等。至于被选人各种选本的马华作家、诗人，则难以尽数。

再次，研究工作不断深入，产生了众多成果。一方面，中国文坛从开始就重视资料的收集与介绍。除上述各报刊、出版社相继推出马华文学作品以外，研究界还狠抓了文学辞典和文学选集这两项工程。大陆上最早问世的是江苏省陈辽主编、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台港澳与海外华文文学辞典》。该书收集了马华作家近百人的生平资料，并介绍了马华文坛的许多重要事件和重要作品。最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又推出了王景山主编的《台港与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即将问世的还有张超主编、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和潘亚暾主编、花城出版社出版的海外华文作家辞典。关于选集，除了上海学林出版社的《新加坡马来西亚华文小说选》等以外，最重要的是北京文联出版公司和广东花城出版社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将分别出版的两大套《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大系》。以上各书，都收集了马华文学的大量资料，其出版必将大大推进中国大陆的马华文学研究。

另一方面，中国大陆学

者们也非常重视作家作品的研究，对马华文坛许多主要作家及其作品，分别写有评论文章。在此基础上，有些学者还试图从宏观上考察马华文学的发展状况，如陈贤茂先生正在写一部题为《海外华文文学概观》的论著，还有其他学者也在撰写类似的专著。天津的百花文艺出版社正计划出一套东南亚各国华文文学发展史的丛书，现已纳入出版计划的是《新加坡文学发展史》，马华文学发展史的编著和出版则在酝酿、筹划之中。另外，新近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大型辞书《中国文学大辞典》，收入了马来西亚独立以前华文文学运动的若干辞条，如“马华反侵略文学运动”、“马华诗歌大众化运动”、“马华文艺与侨民文艺的论争”、“南洋文学通俗化运动”等。这部辞书是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持编纂的迄今最大规模的文学辞典，它收入上述辞条，充分说明了中国文学研究界对马华文学研究的关注与重视。

大陆文坛重视马华文学研究的原因

为什么有这么多中国学者关注马华文学研究？为什么马华文学研究会成为中国学术界在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的重点呢？我认为，除了众多马华归侨作家的热情鼓吹和努力推动之外，主要有如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中国的改革开放，打破了我国经济的封闭状态，沟通了海外的华侨、外籍华人与祖国的联系。广大华侨、海外华人纷纷回到中国探亲、观光，踊跃为中国的建设出资出力、献谋献策。这就自然促进了中国文坛与海外华文文学的交流。另一方面，这场改革开放的大浪潮，也大大解放了中国作家、评论家的文学意识，拓宽了他们的文学视野。中国文学必须冲出国门、走向世界，这已成为广大中国作家、评论家的共识，因而波澜壮阔、如火如荼的世界华文文学运动，势必受到他们密切的关注。而在世界华文文学中，马华文学（与独立后的新加坡华文文学）是历史最悠久、队伍最壮大、成果最丰硕的一支，这便决定了马华文学比其他国家的文学更受到中国研究者的重视。

第二，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关系极为密切。据马仑先生《新马华文作家群像》和林万菁先生《中国作家在新加坡及其影响》二

书统计，曾到过马来亚并参加过马华文学运动的中国现代作家（包括马华归侨作家）为数相当可观，除了前面已经提及的以外，还有吴天、马宁、张楚琨、王纪元、岳野、汪金丁、沈兹九、杨嘉、白寒、陈北平、丘士珍、王啸平、杜边、流冰、张紫薇、史汀等多人。这些作家在马华文坛的活动，无疑是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不可忽略的一个侧面。因此，随着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渐次深化，研究者们已不满足于过去狭隘的认识，而企图从更广阔的领域来考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意义和影响，于是马华文学进入研究者的视野，是势之必然的。事实正是如此，我们试看中年一代的马华文学研究者，过去大多是从从事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学者。如汕头大学台港与海外华文文学研究中心的几位成员，陈贤茂先生曾写过一本《洪灵菲传》，吴中杰先生原是著名的鲁迅研究专家，胡凌芝女士则在中国沦陷区文学研究方面卓有成就。再如上海第二工大的王振科先生，最初也写过一批中国现代作家在南洋的研究文章。可以说，是马华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血脉相通、密不可分的联系，吸引了众多研究者的注意力，而且也必将吸引越来越多的中国

现代文学和当代文学的研究者，投身到马华文学研究这片广阔的天地中来。

第三，得益于近年来中、马文化交流的推动力。七十年代末期以来，由于中马两国政府在政治观念上的分歧和矛盾有所缓解，马华文学界与中国文学界的联系逐渐得以恢复。1988年8月在新加坡举行的第二届华文文学大同世界国际会议上，中国的学者们与马华作家们握手相逢，欢聚一堂，这大概是两国作家首次较大规模的聚会。1991年5月，由于马来西亚政府的开放政策，马

华作协组团来华访问，参加者有作协主席云里风先生和部分理事、会员共20余人。他们先后到了广州、桂林、西安、北京、上海、杭州、厦门等地，与各地文学界进行了广泛的交往。这次活动揭开了中马华文文学交流史上的新篇章，其影响力是不可估量的。在此前后，许多马华作家纷纷踏上中国的大地，或探亲访问，或观光旅游，所到之处，多与中国作家、学者互相交流。他们的活动，更加强了中马华文文学的联系。另外，在中国举行的一些学术研讨会，如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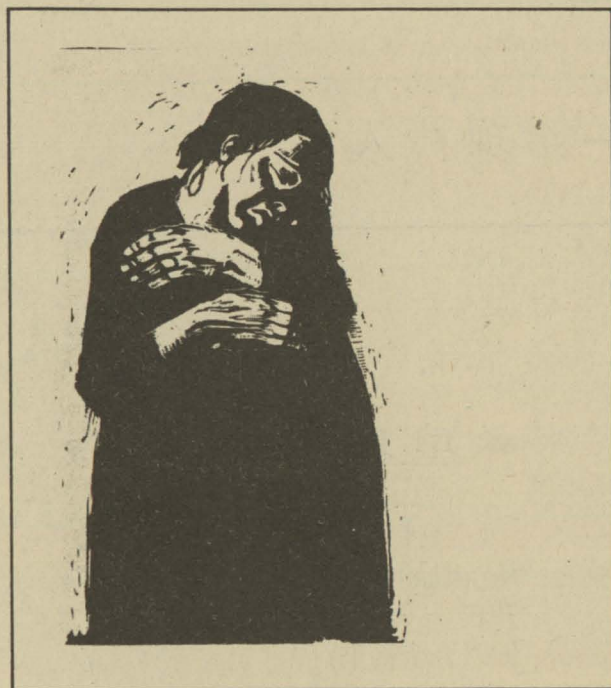
港暨海外华文文学国际研讨会、海内外潮人作家研讨会等，马华作家都踊跃参加。马华作协还经常邀请中国作家前往马来西亚参加笔会活动、举行文学讲座等等。总之，文学的交流促进着互相间的了解，推动了中国大陆文坛马华文学研究的进展。

当然，中国文坛对马华文学的研究，还存在着很多不足。从总体上看，研究还处于比较低级的阶段，中国学者在评论和研究马华作家及其作品时眼界还不够开阔，而且大多还停留在就作家论作家、就作品论作品的层面上，尚未能在整个马华文学历史发展的座标系中确定他们的位置，从而更准确、更深刻地揭示他们的价值和影响。至于全面的、宏观的研究，更是寥若晨星。所以出现上述现象，我以为主要还是由于互相交流还很不够。广大的学者、评论家能读到马华文学作品的机会还不是很，即便倾力于马华文学研究的学者们，也往往苦于资料的缺乏。资料的不足，既限制了马华文学在中国的广泛流传，同时也势必影响中国学者的正确评断。

1992年初夏写讫
(本文系作者1992年8月28日在檳城中华大会堂的讲演稿)

*

◎邱琪钧



晚年

欢喜悲伤早已不算是一回事
仿佛看见
沉重的炊烟
在浓雾中，深深对我鞠躬

忘了是谁在我日记最后一页
写下：

“爱情，真的没有预料中的甜美，
如饭后那粒蜜瓜……。”

当然，温柔还是必要的
至于后半生
我决定要与五个男子
糜烂地度过
在苍凉的晚年
同一群邻村的孩童
说那些经我改编之后
并不完美的，童话故事

冰雕

我觉得我还可以多坐一会
等泪流干

流亡的空气
粗鲁抚摸
我，犹如灵魂
不被承认的存在
高踞桌上

我想在初时的掌声下
深深鞠躬
而泪，却在刹那开始流
像一场雨
和一个生命

轻数，一、二、三、……
存在与不存在
另一种孤寂
在消失之前，苟且偷生



净土以及其它

——给现代人

不是每个人都能来到这里：
饮纯净的琼浆
拥抱无限的蓝而又
而又可以享受如歌之行板的
闲情

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地方：
失落的，遗忘的，覆满苔痕的
不仅仅是一把钥匙而已；
梦啊，古老的几近乎神话！

不是每个人都能找到这里：
一片干净明亮的土地——
仿佛远在三十三天
却又密藏于小小的方寸之间

哦 不是每个人都能来到这里……

● 星星

从沉默的额前，大地的边缘
升起——

僧人合十而羽。

风起云涌之后

唯有你

清明，一如百万年前

一如百万年前的许诺

每一次的撞击都让天使滴落凡尘

令人间有诗草原有歌而江南的小儿女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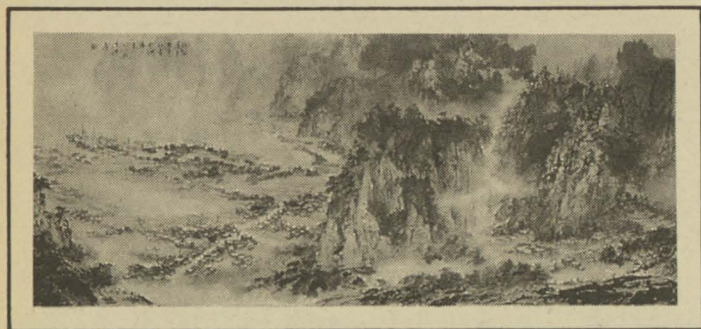
多一分美丽憧憬……

梦，以及预言

愿望，以及消失的光

无论多么遥远虚幻——

僧人合十而拜



● 春草

去年的死亡已被埋葬。
去年的记忆也随着溪水流过窗口
消隐在不知名的洼地
——那女孩的名字如此
那段美丽而哀伤的恋情
也在雪融后化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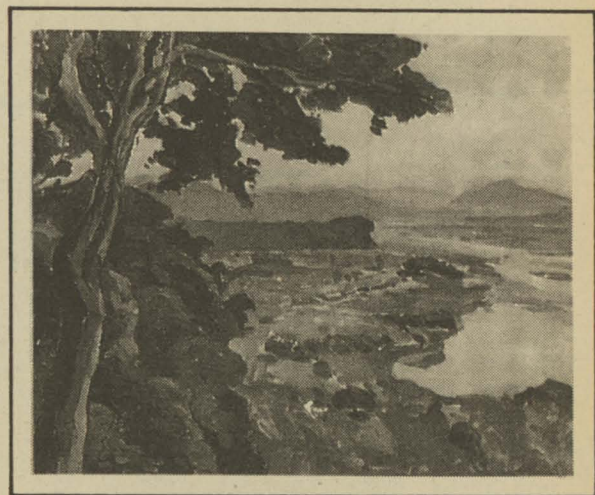
我相信成长的奥秘就在这里：
随着沙漏无音的流失
金质的事物缓缓放射出光
生命汲取一部分做为养料
一部分还原给大地——
因为死亡本是另一种形式的复活
摇曳的青草啊，埋葬的不只是记忆
散发的也不只是清香

● 人生

一些被遗忘的名字
一些失去意义的事物
一些模糊图象
一些冷却的血——

我相信人生即是如此：
无论你像凡人一样工作
上帝一样思考

无论你以什么样的语调对谁宣称：
我话过、爱过、疯狂过
无论你写了多少不朽诗篇
——改变命运的闪电啊
无论多么惊忡亮丽
山依然冷冷耸立，夜依然亘古漆黑
掘墓人的连连咳声始终如一



● 消失

一再的飘泊而且失去青春
叛离了现行社会体制后
仍然无人了解的命运
追逐，以及奉行某种不渝的信仰——
正如诗人所预言的：
这是使我们消失的事物

早于典籍，早于完美主义
早于拜物教的兴起
(或者焚灭)
——有人在街头
有人在槐花飘落之际
有人在火车起动的瞬间而我
一如你：不过是千万无名见证中的一个……

这是使地球运转的方式



● 给一位诗人

整座城市都加快步调时，你自逐
人人都挂着手镣带着假面时，你在墙外哼歌
麻雀、小草、水银灯
偶尔，闪动的星子也听得见

每次由人群中出现时
那分潇洒
那分浑然自得的潇洒啊
使一切的帝王都显得滑稽而渺小！

想来，这便是孤独的真谛了：
一朵无名花
一道神秘隙光
一个你，和你口中的那几位朋友——
哦，文明就如此的构成
人类就如此尊严的挺立！

● 关于爱情

甜蜜的战栗起自你
耳中的水声——
石头磨擦着黑夜
肉身轻轻体验着生命
——语言的终极在此
一如，你抓住的不仅仅是青春

我们在佚名的乐园中裸足漫游
落叶和蛇都成了好朋友
有时欢笑，有时沉静地感受某种奥秘
下雨了，便双双躲在山窟里
直到另一对年轻、光滑的胴体出现
刺痛我们——

望着日出时的地平线
仿佛一切都不曾发生

● 运行

流动的水淹没每一寸土地后
神话开始起程；
流动的光来到记忆的国度时
语言开始运行：
我在文字与文字间穿梭
寻找它们的血缘，它们的发凡
——就像诗是历史的一部分
而人类的历史无非是元素中的风
风一样的自在、纷乱、与虚空……

我飞翔其上即在其中
有时濒临灭绝有时睥睨万方——
此刻，随着心情的起伏
使一首诗从笔下穿过时空
进入另一颗灵魂的国度……



● 火炬

背负着古老的枷锁
人类在呼吸与死亡的夹缝中挣扎
摸索出口
撕开事物的表象——
文字的力量每每因过度的渺小而
坚锐

上帝必然遗忘了什么。
太多的星球、太多复杂的生物
太多唠叨的信徒与
呼吁——
一半的人类成为躁郁症患者
持续的失去意志，失去梦想
惟有诗人啊：是我们心中永远的火炬！

● 挽歌之外

没有一位帝王的伟大
不在于染红他的时代、他底子民
没有一首真实的挽歌
不带着人间的悲凉

人类中的帝王一再梦见大火——
什么是光荣，什么是不朽
人类中的英雄
从巨大的矿岩中现身时
历史是黑暗的

坐在蓝色长廊的一角观看
那些缤纷的世纪，那些闪烁的名字
渐渐和整个夜空一块模糊了
——我尾随着盲乐师的箫声而去
除了口袋里的一支笔，不再期待什么

时间轴

◎杨川

说哲理吗
我肯定说不过你
说玄谈禅宗
我又缺乏兴趣
简单的回声
时间坚实的旋转
完整的活下来
活下去的激辩
曲折穿过出口
留下泥土的味道
腐烂的核心存在
天堂 在人群中穿梭
跨过这道土堤
走下去吧 走
美丽的任务
紧紧护着一颗炽热的心
每个人都在取舍间挣扎
四面埋伏
哲理无法确定
在此 惟死亡与绝望
同义 惟乐与悲
仍是循着单一方向
环绕 一瞥间
难于诊断的隐忧
不过显示孤寂的提升
回馈生命的真空
莫如疯狂地旋转
旋转 旋转
(太阳自圆形出口射出
落日的红光)

*

生命之舞

(一)
生命有时
竟演成一场舞剧
你所有的表现方式
观众并不一定全懂
甚至 完全误解
但又无法用语言说唱
也不能中途 落幕

(二)
其实我不习惯华丽多彩的灯光
我也不太喜欢穿起造作的道具衣装
我更难以投入那些特制的音响效果
还是给我一片园野作布景吧
给我一些花草果树菜籽做我的和音
让百鸟的啼鸣为我配乐
这已足够 引出
我自然悠美的
舞步了

*



◎碧枝

我从七彩的雨虹坐滑梯下来，
带来了天国的玩具布熊，白色柔顺的鸽子，
满溢香味的花环花圈，还有精美雅致的卡，
写上精美雅致的诗……

我从七彩的雨虹坐滑梯下来，
却惊怒的发现一股火花栽植在枪口上，
所有的儿童哭卧在自由女神座像之下，
座像之上的女神哭笑不得，茫然望着远方。

远方有一只巨大的鹰鸟掠过

鹰鸟掠过
木偶惊骇茫然
黑色深邃的眼珠里冒起一股烽烟

所有的木偶葬身在鹰鸟的肚腹之中，
远方有一只巨大的鹰鸟掠过。
(不确定身份，暂且称为鹰鸟)
一匹浓密的烟雾疾疾奔窜，
一粒缺陷的星球岌岌旋转，
我惊怒的发现，所有的玩具熊白鸽花环花圈，
卡片精美的诗句都成了送葬的礼品，
凌乱地炫目地插置在儿童死灰的脸目上。
我急急地倒退回去，却亲眼看见七彩雨虹崩坍消失，
所有的滑梯被电梯取代。

我茫然得忘却了愤怒，
我已失去回到天国的路。

葬礼

◎张光达



◎吴震寰

蚕

(汕头)

在拥挤不堪的蚕房
一些竹筐摆成迷阵
掩盖劳动的本质

母亲用汗水植桑 用桑养蚕
又用蚕丝编织或修补日子
并不时与蚕对坐 促膝谈心
后来蚕沿母亲膝盖与肩膀
一直爬上眼皮
母亲心满意足
安然入睡

我想呼唤母亲
声音却被蚕丝网住
母亲在我深情的注视下
渐渐缩小
成一只吐尽丝的老蚕

这一天阳光很好

*

黄运雄诗十二首

时间的火 的动机

时间蹑足溜入后巷
且沿旋转梯拾级而上
依然一副刚愎自用的脾气
从无知的底层燃起
燃掉最旺盛的岁月
燃掉大半生纠缠不清的
暧昧，仍无法燃去
眼前盘踞不动的穷根

今夜，仍愤怒
仍熊熊，睚眦血喷
引颈，大口大口地
仰饮着灌顶而下的滂沱大雨
纵然雾起
前头乱石鱼腹浦
亦要痛痛快快地
连营
七百里

癖之外

如果你无法将我
彻底毁尸灭迹
你必须面对爱恨不分
与我痴缠下去

所有的恩恩怨怨
怎能轻易一笔勾消呢
你涉过这趟浑水
再轻狂
也得留我七分憔悴

我是你记忆中
一抹狂飙劫后的苦涩
像落荒的血
一蹶一音
咬嚼你前半生
一分一毫
拖欠堆积下来的
因果

写诗

我写一首诗
希望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就像墙壁上的长短针
的的达达辗转着
如果你有心
你将明白我喻寓什么

我不能永远坐着像一座山
我不能永远是一束不凋的浪
我将躺卧下来
让后来的跨步而过
即使我是崎岖颠簸的
最终亦会坦荡下来
如果我继续写诗
不能有一个倾诉的对象
我回避，让后来的时间
不停地辗转我啜啜的足迹
流成一座无言的
沙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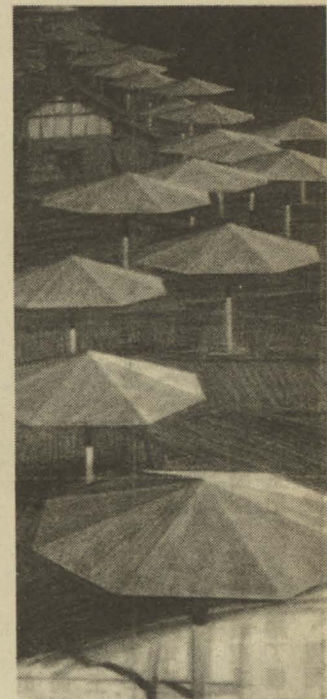
能够预兑的
都给银行捷足先登
可以预约的
机会总是拢向年青的怀抱
我行至四十
天外雪霜
却比谁都早到
欺骑压顶
给浮躁的性格
降火

五丈之外
依然感受熊熊的炉灶
观看骄阳在翻滚的巨锅里
土耳其浴
这种性格
就像喋喋不休的咖啡籽
又顽又固
加大量暖身的糖，加火
却又闹情绪
小心，张口直喷
火山熔岩

所谓情绪
比气候更难预测
却比蜂巢般地雷
来得敏感；从情窦初开
至相恋那一段执著
我常受风雨侵袭
阴晴不分
晨昏颠倒
轰轰烈烈，像迂雨疾驶的两座城市
相互撞击沉沦

能够预兑的
都给了捷足先登的银行
可以预约的
总是向年青投怀送抱
我行至四十
除了诗，可以自给
除了爱情，可以暖身
除了糊涂，可以自嘲
其余诸如：
支付与敷收
人情世故
一一未能称心称职

行至四十



其实都是一切城市重建而铸型
染发素、护肤品、流行装束
流动橱窗，一颗心灵一副道具
鞭挞与追逐，不断地压抑与挺进
那亢奋如初峻试用的音乐喷泉
狂喜地四周吐茧
爱情用吻来占据对方的犹豫
却用拥抱来掩饰未知的陷溺

这座城市始终是一座预言的试验室
像架空的爱情，在地轨衔结之前
漠视流沙与松土狂泻而出
单薄的地壳，承架着倒悬初笋般的
地基，多层组屋与附近矗立的建筑
作旱地仰泳
藉着猛烈的照明灯，我看见
地铁冲击的两侧，自厚实的钢骨水泥
有水渍渗透龟裂的部分
钟乳石无声落地开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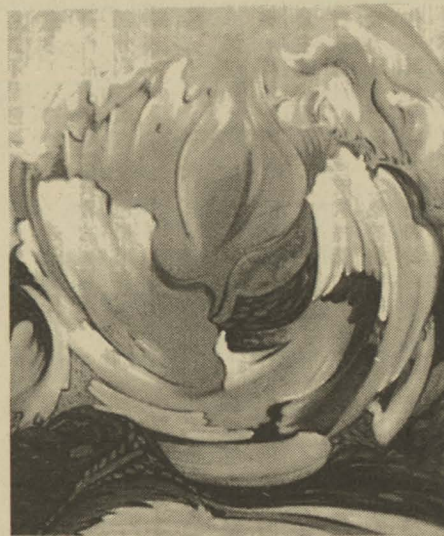
陷落 的城

掩袭而来仿佛是涌进的海涛
一轨呼啸无止尽地在耳廓回响
有人藉手上泊来的果类
咀嚼远景与欲望之间的距离
略带青涩，但那兴奋莫名的差距
已足够令人漠视
地基悬空的真相，像气候
不着痕迹地变化
却从他人的举止气色
斟酌爱情的糖量
以及来往账上一笔
从天而降的款项

一座城市果真不幸沉陷下去
在游戏的规畴里只不过是另一个起点
转换一个朝代
向一个过渡的方向踱去
最后又回到课题麇集的焦点
分尸对方

如此捶击
抡起千重的椿锤
向内陆
我的梦土，你的胸襟
那股抑压不住的兴奋
澈夜不眠依然饱满的
欲望
在此起彼落的捶击声
比汹涌的南中国海
任何一次浪涛
激烈

我的梦土，你的胸襟
肩挑万吨堆积的云翦
我的梦土，你的胸襟
气魄才有如此壮丽连绵的河岳
我的双脚，比我的脑袋清楚
脉络跃动的次数
除了内陆蠢蠢欲动
继续挺进，意志持续
钢骨水泥在泛滥的雨季
成灾成蝗
城市狂欢
霓虹在拥挤来不及消化的后巷
紧逼的跫音拍打着胸怀
脸面焯汗



梦土

如此频密如雨的椿击
要生命不只一次绽展
初笋冒露的窃喜，经营节拍
我的梦土，你的胸襟
有我矿采不尽的意志
踩着晨曦展伸的铁轨
你打开窗
迎面而来的
第一声
哈罗
我是

从尘嚣激烈的码头出发
经过风雨飘摇
怒涛层叠的海洋
驶入今日，细碎浪般
喁语低吟的海峡
眼看就快拢岸了
才猛省
除了一艘破烂的船身
一个说潇洒吗？并不
说落拓吗？倒有几分
容颜可以印证沧桑之外
面对风起云涌之未来
我该如何演绎一个
转身而妥协的角色

每年除了向内陆呈报
税物，填写身份
登了岸
还必须向自己解释
扣除叛逆与傲骨
宽恕无知与拗执
放弃原则，悒倦漂泊
性格有所必要登陆扎根
而这段航程，竟然需要
二十年才能落实抵达
算不算挥霍了些
问破船，摇摇幌幌
问岸上灯火，高高低低
问擦肩路过的人，嗫嗫啾啾
只见黄昏，低首疾走
一阵清风
过长堤

扰岸

当我发觉
有一种“动机”砌成的墙影
前后左右紧随我的步伐
我开始被激怒
沸腾的血，不断地燃烧
但燃烧之后
“动机”是否从此消逝
我原以为，赤诚与坦荡
战战兢兢，可以赎回
自己；其实不然
疏忽的心态被刻意扭曲
惭愧无地自容，意愿解体
被植成盆景内身不由己的
残缺，一只退守隅角的困兽
跌坐茫然，我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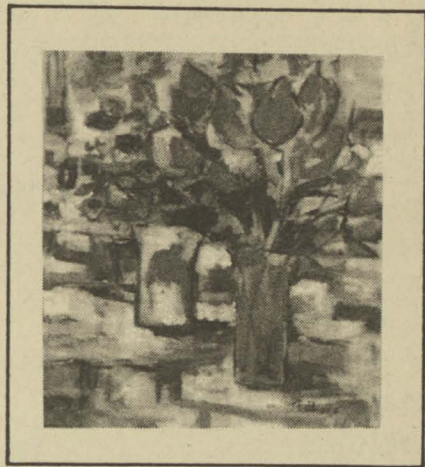
我原以为，在自由呼吸的天空
我是参天巨树
有扑鹰搏虎的胸襟
张臂，撑托天上一隅荫凉
任鸟雀栖身，“动机”蛰伏
不因鸟雀啁啾而动容
却因鸟雀啁啾而释然
其实不然，所谓贪婪
再厚密的叶片，亦不能
掩覆他的意图，亦不能
敛收他的锐气
我惟有闪身入林
匿身茂密的树林中
因为我知道
他要的不是一棵树
他要的是
整座我心仪的
树林，一起毁灭
我的，甚至他的

墙背后冷冷的动机

拾荒者一样，我无法
给自己一个肯定
我只有持续向外
把许多被遗弃的时间
搜索回来堆积
晾晒，或者分门别类

只有爱情，我可以肯定
它绝对是一种无声无息的
狐臭，不须启齿
不须文字，甚至不须感觉
当你抬眸
它确实已在那儿

爱情定位



北望 —— 怀念吉兰丹 一群朋友

当年局促狭长的甬道
犹抱怨不能让我全速
展翅腾起的上空
如今，不是正翱翔着年轻的后起
许多脱茧而出漫天袭来的骄傲吗？
我栖居在苍郁茂密的南方
却有候鸟不尽的惆怅
常因突变的寒热巨流
冗燥的闷雷猝至失措
压翅低飞
因气候
迭更行程

否决不意味着
你质疑我就必须折转回去
声音在上空盘旋
眼睛伺机猝击
耳廊蓄息移近
思想与年龄激辩
在岁月调色板上
更显现阴亮凹凸面。纂谋是什么
默许又是什么
合伙与承担之名份
脸色与形色之歧分

更甚是毁谤与真相
时常无法划清界限
忠奸调位
互济互惠
提携同行
有时教证据不敢指控
教材掩脸
事实更是四出劫掠的家伙
从来没有点算
从来没有回馈
但因穿梭时空迁徙
分赃不匀
偶尔有低回依恋

眼睛在前方伺机
耳廓在两侧潜伏
思想在额际行阵
年龄在鬓角喘息
用手捉捏颤悸
用脚试探虚实
我告诉你，否决之捉捏
不因质疑而折返
却因质疑而前去
折返本身呵
就是一种向前

质疑控诉

在决定放缓所有的时速之后
时间，此刻，我再执笔
给你写第二封信
之后，我将消失在汹涌的人潮里
不再坚持，站在最前端
浅滩上
作无谓的谄吠
或者冲刺

我是那么刻意，时间
像你一样，曾经那么刻意形象
例如奋斗、对峙、叛逆
一双颤颤抖抖的手
一颗战战兢兢的心
无数次捏造与摧毁
在一次酡然狂欢之后
才发觉
所有的经验，皆被假象蒙蔽
所有的狂热，竟成了陪葬品
我不得不放弃抗拒
不得不弦改
生活的姿态
或者妥协



所有的愤怒冷却之后
转化为一冢无奈的灰烬
关于这封信，执笔的动机
只是向你诠释
我选择消失
以及放弃孤立的心态
放缓所有的时速之后
如何为自己，启开
另一道门槛，如何卸下
内心包袱，一座一座不欲回首的
月台

我是那么倦于浪迹天涯
我是那么倦于重覆演绎
独醒的角色；当所有的信念
转化为无奈的灰烬
我引身而退，像崩塌的建筑
追随硝灰烟灭

如果怀念
像当年强烈的对峙，时间
就地刮起呼唤的狂飙吧
让飞沙走石
拍击在行将僵化的所有
记忆窗槛与城墙上
敲醒被击伤的伤口
我将在山的另一端
最高的岩峭上
向你击掌
致意

1. × × × …… (散佚)
2. 孩子们在杀伐喧天的
暗室中，彩排第三次
世界大战——一场电子游戏
用按扭的方式
3. 要同居就同居，要
离婚就离婚，我们
承担不了个人给
自己的压力，更重
比起社会给个人
4. 在城市，没有人
理会隔壁的偷窃案
邻家的老鼠属于
邻家的猫，捕获
5. 天网空隙泄露的
星光，点，点
眼中有雾，凝积
不久将下，下成雨
活着，麻木的脸
偶尔淋一次雨
避免龟，裂……
6. 旱季长驻的脸上时常
绽开的是，机动化的
门户——笑容展现
施予每一个上司和
顾客，不讨厌或讨厌的
人，谢谢对不起好好好
7. 生活与行业不等于
人生与事业都更贴身
8. 我走来走去在车站
不为了出发也不为
等待不是过客不是

缀连

◎李敬德



9. 瘦削的身躯内
被削瘦的灵魂
戮穿人心的
尖锐，使人回避
我只有走，一个人
来来去去没有目的
只是走。我一个人
属于人类不属于人群
我身涉人海不沾湿人身
10. 除了有雾的双眼
迷濛的视界
不存在于
他人的主观世界
11. 用按扭的方式
结婚或分居
12. 天网捕获不了
漏网的鱼，逃过
猫的（熊的巨掌）猎获
13. 贴身的接触
只为一场交易
14. 循环的血
环游全身
来来去去
没有驻足
只有重覆
15. 缀连起来：
用一条线
贯穿动点
编缀散篇。

蕉風

PP 595/12/93

MITA (P) 071/02/94

RM 1.50

编辑顾问：白 垚
郑良树
梅淑贞
紫一思
曾梅井

编辑：姚 拓
许友彬
小 黑
朵 拉

编辑部、出版：

Malaya Publishing &
Printing Co. Sdn. Bhd.,
10, Jalan 217,
46050 Petaling Jaya,
Selangor, Malaysia.
Tel: 03-7912455
03-7912551

经销处：

马来亚图书公司

Malaya Book Co.,
22-24, Jln. Bukit Bintang,
55100 Kuala Lumpur.

怡和书局

Ipoh Book Co.,
75, Jln. Market,
30000 Ipoh.

友联书局

Union Book Co. (Pte) Ltd.,
Blk. 231, Bain Street,
03-59, Bras Basah Complex,
Singapore 0718.

紫竹茶坊

Purple Flute Sdn. Bhd.,
10-D, Jln. Masjid Negeri,
11600 Penang.

目 录

【砂朥越作者专辑】

都市的清明	· 田 思	封面内页
姆禄山组诗	· 田 思	2
尼亚石洞探足	· 蓝 波	5
塞· 苦瓜	· 萝羔子	6
* 沈庆旺诗 5 首	· 沈庆旺	7
* 露珠儿	· 谢永就	13
历史	· 李 笙	14
白云深处	· 房汉佳	16
天地悠悠	· 顺 子	20
焉知舞者之于舞乎？	· 石问亭	30
(沈庆旺〈加威安都〉的表现与局限)		

【散文】

宛如观音	· 刘静娟	38
仿如理行李	· 刘静娟	39
曾经与你相遇	· 灵 子	40
肥猪扑满	· 邝玉翎	41

【专栏】

出离心为世间善法之根本 (清凉集)	· 尔 然	42
----------------------	-------	----

【评论】

略谈中国大陆文坛 对马华文学的研究	· 钦 鸿	44
----------------------	-------	----

【诗】

冰雕· 晚年	· 邱琲钧	51
净土以及其它	· 杨 平	52
时间轴	· 杨 川	56
生命之舞	· 碧 枝	56
葬礼	· 张光达	57
蚕	· 吴震寰	57
黄远雄诗 12 首	· 黄远雄	58
缀连	· 李敬德	封面内页

【封面】 渔唱 (68x68cm) 。水墨画。张道兴作